

学校代码	10603
学 号	20091166
密 级	公开
U D C	



广西师范学院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开发研究

Study on ChangTang town' s plantain Xianghuo long' s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Ning city

学 科 专 业 : 民俗学

专 业 方 向 : 民族文化产业

二 级 学 院 : 文学院

年 级 : 2009 级

研 究 生 姓 名 : 李柳赞

导师姓名及职称 : 何 颖 教授

完 成 日 期 : 2013 年 6 月

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申请 法 学硕士学位)

论文题目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开发研究

Study on ChangTang town' s plantain

Xianghuo long' s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Ning city

专业名称：民俗学

申请人姓名：李柳赟

导师姓名、职称：何颖 教授

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名）

主席：

委员：罗彩明

黄本钦

岑志伟 陈平文

二〇一三年六月

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李柳雯
签字日期：2013年6月1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本人授权广西师范学院可以将本论文的全部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供查阅、检阅。

保密口，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3、本论文属于

不保密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李柳雯

签字日期：2013.6.1

导师签名：李柳雯

签字日期：2013年6月10日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开发研究

研究生姓名：李柳赟

导师姓名：何颖

学科专业：民俗学

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产业

年 级：2009 级

摘要

南宁芭蕉香火龙文化，是以生存于南宁青秀区长塘镇乡村的芭蕉香火龙为主的壮族文化。作为艺术文化，芭蕉香火龙是综合了传统民间舞龙、壮族民间舞蹈、壮族八音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乐舞。它流传于青秀区的长塘、伶俐、南阳、刘圩等乡镇，是集壮族地区社会历史、生产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及民间舞蹈的综合性文化。

本文通过探讨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产生、发展及其文化变迁的历程，梳理传统香火龙文化在都市语境下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相关政府部门强力打造的民族文化品牌，在民族文化与产业基因的双重身份下，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问题尤为显著，同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人基础上，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宗教学等学科视野，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分析、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进行多方位研究。

关于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来源，根据查阅资料和相关调查访谈，得知：一、芭蕉香火龙文化源自长塘地区的建造历史；二、壮族神职人员——师公进行“安龙”、“祭龙”仪式时所跳的舞蹈，是芭蕉香火龙文化中仪式表现的来源。芭蕉香火龙是长塘地区重要的民间文化活动，民间庙会、祈福消灾、传统节庆、喜宴寿诞等，都是其展示的重要场所。

南宁芭蕉香火龙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乐舞，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水准：第一，它蕴含传统民间舞龙的吉庆元素，以壮族民间传统的师公舞为依托，运用壮族传统“八音”乐器进行演奏；第二，芭蕉香火龙舞龙过程简洁流畅，舞龙风格庄重

稳健，具有可观赏、可参与特点。芭蕉香火龙在文化功能上，包含了祝愿祈福、心理调适、社区维系和族群文化传承等功能。我们对芭蕉香火龙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功能分析，有助于南宁区域性民俗和壮族文化的全局研究。

作为广西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塘芭蕉香火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整合相关资源，增加艺术创新，长塘芭蕉香火龙正成为都市节庆、文化庆典、产业营销的座上宾。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保持芭蕉香火龙文化在其传承主体中的影响力，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豪感，自觉传承发展香火龙文化，是地方政府与文化精英、芭蕉香火龙文化持有者与地方社会需要思考的命题。

文化的繁荣需要产业的支持，通过对长塘芭蕉香火龙社会经济价值的深入挖掘，运用现代文化产业的视角进行适当的产业化开发，对其传承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对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开发设想上，本文尝试提出“财政倾斜，保驾护航”、“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尊重传统，创新提升”、“宣传推介，扩大声势”、“资源整合，开辟产业链”五项方针作为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模式框架，通过对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进行分析研究，探索促进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文化传承保护；产业开发

Study on ChangTang town' s plantain Xianghuo long' s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Ning city

Abstract

Nanning city Changtang town' s XiangHuoLong culture, as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which is taking plantain XiangHuoLong of Nanning Qingxiu region' s Changtang town as primary incense dragon culture. As arts and culture, XiangHuoLong i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dragon dance, folk dance of zhuang nationality and zhuang eight-sound music. It is prevailing in Qingxiu region' s Changtang town, Dingxi town, Linli town, Nanyang town and so on. It is comprehensive culture of zhuang region' s history, produces and living customs, folk beliefs and folk dances.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subject is Nanning' s incense dragon. It aims at to find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raditional incense dragon cultur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modern city. We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Nanning' s incense dragon culture. Nanning' s incense dragon is a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ean time, our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and exploit national culture brand. This paper will mostly focus on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of incense dragon cultur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is paper, folklore, anthropology, sociology, religion, investigation, materi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are used to study the Nanning' s incense cultur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and relevant interview, we know about the origination of XiangHuoLong culture. Firstly, XiangHuoLong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Changtang area. Secondly, the dances, is the sources of XiangHuoLong culture ceremony, that the Zhuang nationality clergy danced when they were holding "Anlong" or "Dragon Festival" ceremony. Incense dragon is a very significant folk culture activity of Changtang area. Folk temple fair, blessing and warding off calamities, traditional festivals, wedding and birthday celebration are

all important exhibition places and times for the XiangHuoLong culture. Nanning' s XiangHuoLong culture, is diverse culture integration of music and dances, which has a great meaning to the study of regional folk customs and Nanning' s Zhuang culture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s Guangxi' s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ense dragon culture meet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its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Incense dragon cultur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enhancement of arts creation will make incense dragon culture to be the primary culture of city festivals, cultural ceremony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urban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ultural elite, incense dragon culture holders and society should consider how to keep its dominant impact in inheritance of culture and how to enhance cultural pride and heritage spontaneously.

The cultural prosperity lies on the support of industry. To inherit and develop Xianghuolong, I explore its deep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and try to use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ulture industry to appropriately explore it. As for the culture industrial image of Xianghuolo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pose five principles for protecting its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inancial promotion and escort, collaboration and one-target, conventional respect, innovation and upgrade, propaganda and expansion, sources reallocation and explore industry chai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n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by industrializing the culture.

Keywords: Nanning city Changtang town; XiangHuoLong culture; rite; the culture of protecting and inherited;exploitation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目录

摘要.....	IV
Abstract	III
绪论	1
第一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发展概况.....	4
第一节 广西龙文化概述.....	4
第二节 香火龙文化的形态特征与性质.....	5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生成及传播范围	7
第二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仪式及其变迁	13
第一节 南宁香火龙文化的仪式.....	13
一、缸瓦村香火龙是龙文化与商埠文化的兼容并蓄.....	14
二、长塘芭蕉香火龙是龙文化与原生性土著文化的融合	15
三、南宁香火龙文化仪式展演比较分析.....	17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的文化变迁.....	19
一、乡土环境下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的展演	20
二、都市语境下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变迁	22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的原由	23
一、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因素.....	24
二、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动力.....	25
第三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27
第一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艺术特色.....	27
一、师公舞融贯舞龙活动，体现了壮族文化的融合.....	27
二、壮族八音的伴奏，增强了舞龙的壮乡风情	28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价值.....	29
一、民族文化活化石.....	29
二、民间文化制度的隐性显现	29
三、民族艺术瑰宝	30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社会功能.....	31
一、芭蕉香火龙仪式情境的祈福功能.....	31
二、民间社会心理调适机能	31
三、社区维系功能	32
四、族群文化传承功能.....	33
第四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产业保护与开发.....	35
第一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面临的保护与产业问题.....	35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是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组成	37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思路	40
结语	44
参考文献	45
附录	47
硕士阶段已发表的论文	53
致谢	54

绪论

一、研究对象及其内容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流传于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的芭蕉香火龙民俗文化活动及其文化内涵。本文研究的缘起来自 2011 年笔者参加的长塘镇军山庙会。在庙会上，笔者看到由芭蕉叶扎制的香火龙，在一群身着由芭蕉叶制成的衣帽的女性舞动下，游梭于游客、香客之间。龙的形质古朴，伴奏乐器节奏紧凑，舞龙者皆为女性，师公如影随形于龙后，一连串具有宗教符号性质的展演是吸引笔者持续关注的原因，也是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在对芭蕉香火龙民俗文化调研过程中，笔者意识到，隐藏于芭蕉香火龙民俗活动下的文化，是需要进行“深层描述”才能获得的文化真实。因此，本论文将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播区、舞龙文化参与者与组织者、芭蕉香火龙活动上的仪式进行调查研究，梳理芭蕉香火龙的发展脉络，了解该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并在考察香火龙文化的流传过程，通过对该文化的自我调适、“非线性”变迁的思考，用“他者”的视角理解、阐释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

文化研究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当今全球化经济的扩张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本土文化的现代性发展以及原生态文化的走向。基于此，本文将在试图理清芭蕉香火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基础上，以当前芭蕉香火龙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为例，探究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经济发展的机遇上，如何保护好自身文化，做到文化自觉、自信，从而促进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的内容将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研究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文化内涵与特质，二是芭蕉香火龙文化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合理的、可持续的保护开发问题。本文的框架分为四部分。一是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源流与传播，二是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仪式研究，三是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四是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保护开发问题。

二、研究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民族文化往往贯穿于该民族或族群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持有者的思维，并通过文化所有者的语言、行为、活动方式等展现在世人面前，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构成文化的多元化。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两大方面。首先是探究南宁芭蕉香火龙的文化内涵与实质。芭蕉香火龙文化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综合了壮族民间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壮族民族艺术的活态文化，对芭蕉香火龙文化内涵与实质的把握，有助于加深对壮族民族文化的了解；其次是通过芭蕉香火龙在乡土民间和都市环境下的仪式展演，了解民族民间文化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城乡文化融合现象，并通过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现代性描述，思索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表达方式及其意义。

（二）研究意义

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特征，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也不例外。2010年，长塘芭蕉香火龙获得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正遭遇着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内涵及价值进行研究，探索其产业化保护开发的可行性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具体而言，首先，对芭蕉香火龙的来源与内涵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区域文化的发展。芭蕉香火龙是南宁地区壮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其成长的土壤发生现代化变革的背景下，研究当下芭蕉香火龙文化，能够深化对当代壮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的理解。

其次，芭蕉香火龙的保护发展模式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发展”理论的实践。研究城镇化、现代化背景中的芭蕉香火龙文化，有助于传承主体增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可，提升文化的自觉传承力度，对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有积极意义。

再者，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芭蕉香火龙作为中华龙文化的一份子，具有凝聚民族向心力、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功能。研究芭蕉香火龙的当今发展走向，能为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对当今新农村的文化发展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三）研究方法

理论方面，本文采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运用这些学科所提供的相应理论基础和方法，为本文的调研与写作提供指导；实践上，本文注重采用田野作业法，通过参与相关活动，访谈相关人员等对芭蕉香火龙文化进行实地调研，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和写作依据；最后，查询和阅读相关文献，理清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流源及其传播、变迁过程。

三、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对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研究，散见于当地的新闻报道；在资料汇编上，有南宁市青秀区文体局所做的关于芭蕉香火龙的历史来源、内容概要、流传地地情等概要性资料汇总，并摄制了芭蕉香火龙的宣传片。相关研究更多地体现在舞龙文化、祭祀仪式等相关领域，尚未有较为系统性的相关论文或著作问世，具体如下：

（一）关于龙文化。对龙文化的起源及其象征意义，当代较早研究的著作，当推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中的《伏羲考》，是一篇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的研究文章，对神话中的龙进行具体的象征意义阐述；王立荃所著《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于演变》，仍然从龙形象起源的角度出发，得出“龙”是源于原始的形象思维，龙的神奇是因为人的形象思维发散赋予的结论，从对龙的崇敬发展到“龙蛇混杂”词义贬义性，仍然是意识作用的结果；金开诚主编的《舞龙舞狮》一书，把人们对龙的神性崇拜至向娱神娱人转换过程进行形象梳理，舞龙活动被赋予美好和祈福的意义，同时，将流行舞龙的地域中流行关于舞龙起源的传说、风俗也做了生动介绍，是一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根据陈烈所著的《中国祭天文化》一书中表述，龙的形象是作为“雨神”出现的，随着农耕文明进一步发展和皇权统治的集

中，对“雨神”的渴求庇护愿望越来越受到重视，龙不仅仅作为雨神、水神受到尊敬，也与天子一样具体至高权力，因此，皇帝的儿子可称为龙子，进而滑变为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

以舞龙活动的龙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蓝凡的《中华舞蹈志·广西卷》一书中，将南宁市良庆区缸瓦村的香火龙舞，归为“汉族舞蹈”类，因此，它与浦北的“舞青龙”并列论述。对舞龙的来源传说及其舞蹈程式由详细记载，并附图录；论文有王万明的《龙文化与舞龙习俗》，李英、杨爱华等的《舞龙流源考》，有罗锡文、闫武玲的《中国民间舞龙运动的传承特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这类文章从舞龙习俗起源、龙的象征意义、舞龙的功能入手，提升民间舞龙运动的文化内涵。

（二）关于壮族文化。有关壮族社会文化与宗教研究的专著有黄桂秋研究员的《壮族麽教文化研究》、《壮族社会民间信仰研究》，其中《麽教文化研究》是壮学界第一部研究壮族原生态宗教的著作；丘振声所著的《壮族图腾考》把分散于民间的壮族图腾进行深入系统的划分，力图理清壮族的每一支系的图腾来源、繁盛与发展，图腾的系列化对壮民族文化有着正本清源作用，为壮文化研究提供一定思考范式。此外，诸如梁庭望的《壮族文化概论》、《壮族风俗志》，论述了壮族文化内部的发展规律，并对壮族社会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与现代化关系等做了梳理，对壮族文化发生发展特点进行了整体性阐述。

（三）关于所涉及的文化人类学与宗教学。杨庆坤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国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研究》，作者提出中国具有宗教“分散性”特点，同时，也指出中国宗教“缺乏显著性结构”却是“制度性宗教”特征，得出“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的并存”是中国宗教特点。彭兆荣的《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从文学人类学角度，阐释人类学中经典的“仪式”命题；杨树喆的《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以个案为例，对壮族民间师公教的师公名称、职能、角色属性、通神手段以及传承体系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对壮族民间师公教的基本信条、基本教义和神灵体系等内容做出详细论述。

（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从“非遗”角度，对香火龙的研究相关论文有，徐晓琴、雷军荣所论述的《村落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作者从发生学以及非遗的保护开发视角，对汝城香火龙文化内涵、非遗层面下的保护和发展趋势做较为系统分析；南宁地区的香火龙文化研究论文，有吴晓博士等合著的《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良庆区“香火龙舞”为例》，从非遗的保护性开发上，对良庆区的“香火龙舞”进行整体性分析，找出目前香火龙舞的旅游性开发遇到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策略。

第一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发展概况

中国文化中，“龙”是一个带有丰富情感意蕴的词汇。中国龙文化，既代表了国人的审美倾向和情感述求，也是对自然和宇宙的哲学解释。从我们的先民开始，龙的形象在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渐从神圣、敬畏中走向世俗生活，祭祀龙的仪式也慢慢演变成龙舞，如“鱼龙曼延”更是百戏中最精彩的舞蹈。龙舞进入民间后几经演变，演化成的舞龙，成为民间节庆必不可少的吉庆活动。可以说，龙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吉祥如意、祈求平安的象征符号。

第一节 广西龙文化概述

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地理形态西高东低，山岭连绵，江河支系丰富，且南邻大海，西接高原，岭谷之间多形成盆地，复杂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当地各族人民繁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们创造出了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与历史。

与其他地区的龙文化所涵盖的内容相似，广西的龙文化同样具有吉庆、祈福特征。但是不同的地域对同一类的文化现象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达。广西的龙文化，可以通过族群的系别划分来理解其文化内涵。广西的龙文化现象主要有：

一是在民族史诗、传说故事中出现的“龙”。在巴马、都安、大化一带流传的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中，密洛陀的师傅就是龙，“师傅”即远祖，当师傅死后，“密洛陀用师傅的雨帽造天官，把师傅的手脚当柱子支撑天边四个角，把师傅的身体当大柱撑起天的中央。她造了天又造地。地比天还宽，就用线把天边和地边连缝起来，使天官紧绷，隆起像锅盖，大地皱起像平放的榴裙，突起的成高山，凹下的成河川。”（莎红搜集本）密洛陀是龙的传人，而这个世界，则由一位“龙”的祖先所创造出来的。

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中，布洛陀是一位创始大神，他全知全能，有发明火帮助人们煮熟食物，创造万物，造房子等等的神迹。而众多的故事传说和创世史诗中，布洛陀有两位兄弟，“雷王”和“图额”（龙王），他们和布洛陀共同掌管了天界、水界和人的世界。^①

侗族的创世史诗《侗族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中关于龙的故事是：“创世女神萨天巴扯身上肉痣化蛋，令猿婆孵出松恩、松桑，松恩松桑之后裔宜美、宜仙生龙、蛇、虎、雷、姜妹、姜良。雷发洪水，姜妹、姜良为洪水遗民，繁衍人类。”^②

有关苗族起源的盘瓠神话中，盘瓠已经化身为龙犬，打败高王，与平王的三公主完婚，共同繁衍苗族后人。

^①张声震、农冠品等·布洛陀经诗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8

^②过伟·中国少数民族龙文化论[J].民族研究,2000:(02)70

壮族传说《掘尾龙》，讲述了小龙蛇报答龙母恩情的故事，是岭南地区龙母文化的重要传说来源和民族习俗依据。

流传于广西神话故事中，还有龙姑娘的故事，如壮族民间故事《六丘与达七》等。

二是广西关于龙的风俗活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然而在广西范围内，龙的风俗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吉祥、喜庆和祈福性质。在广西的龙民俗，大致有以下现象：

（一）舞龙。舞龙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在广西，舞龙的活动缤纷多彩，如宾阳的舞炮龙，富川古明城的舞炸龙，南宁良庆区的舞香火龙，钦州的舞青龙等，这些舞龙习俗，流传悠久，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娱乐价值。

（二）与祭祀和祈福仪式相关的龙。广西少数民族众多，仅世居民族就达十二个，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培育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龙文化。例如汉族、壮族等村寨的安龙仪式，崇左大新县新春龙拜年仪式，柳州融安地区龙歌仪式，桂林平乐大发瑶族乡的舞香龙，壮族二月二“龙抬头”的打龙潭等。

广西关于龙的风俗活动大多与龙信仰文化相关。广西龙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其是本土稻作文化与外来族群文化相互促进、融汇、变迁的产物，呈现出原生性、多元性特征，如广西的龙舞类型有宗教性质类、民间娱乐类、舞龙竞技类等，舞龙形式有稻草龙、布龙、板凳龙、香火龙、炮龙、火龙、彩龙等不同材质或类型的龙。总而言之，广西龙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生相长的结果。

第二节 香火龙文化的形态特征与性质

目前学术界没有对香火龙文化进行理论上的界定，但从其文化形态上看，香火龙是一种以遍身插满线香为主要外观，在特定时间、节日举行，与一定祭祀相关的民间舞龙活动文化现象。

依据目前搜集到的香火龙文化相关流行范围，大致分布在中国沿海的南方地区，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以广西、广东、湖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分布较广，形态多样，且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与认可，具有乡土特征。

香火龙制成的形态大致相似，但是在各地，说法不同，有香龙、火龙、草龙、香火龙之称。在笔者看来，凡是外观上符合香火龙形制（龙身插有线香），时间上有固定的举行舞龙活动仪式的时间，地点上有举行仪式相关的地方，且有一定的群众信仰基础的都可纳入香火龙文化范畴。以下笔者将列举出我国香火龙文化主要的传播地域及形态特征。

湖南汝城香火龙。汝城香火龙是由唐朝元宵节的舞龙盛会流传至今的民间大型舞龙活动。香火龙的造型基本取法于传统的庙宇壁画、雕刻等，并在此基础上夸大夸张。龙有磺龙、圆龙、扁龙等形态区别，扎制材质均为粽叶、稻草、楠竹等，扎制好的龙在元宵节晚上，插上线香，由群众点燃后，在村庙祠堂等处绕三圈，祭拜祖先，之后由一百多位头顶

草帽，身穿旧衣的青壮年，将 3000 多斤重的香火龙抬起来，在龙灯指引下沿村祈福。由于汝城香火龙地域文化价值突出，2008 年，汝城香火龙已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粤北地区香火龙。 清远、南雄、连平等地是香火龙流传地。香火龙用木条（板）为骨架、外扎稻草，春节期间，尤其是元宵之夜，是香火龙抬头的佳日。两条或数条香火龙在村中社坛庙宇前祭祀后，身上有千条香火的龙被龙珠（插满线香的柚子）逗引登场，开始“双龙戏珠”、“跳跃龙门”、“云游四海”的巡游祈福旅程。夜幕中，只见香火不见人，场面蔚为壮观。香火龙巡游之后，在当地的江流，龙归大海，整个仪式完毕。

南宁良庆区香火龙。流传于南宁市良庆区良庆乡，发源于缸瓦窑村。每年中秋节前，村民自愿捐款造龙，扎制火龙祭祀巡游。中秋之夜，村民举着插满排香的香火龙在“三圣公”庙前举行祭祀、请龙仪式，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香火龙开始祈福巡游。龙游经每家每户时，户主就出门放烟花鞭炮喜迎之，并争着拿出优质香给香火龙换上，然后在龙头处取下三支“龙头香”回家祭祖，在香火龙前面是“火龙游镇、烧造光辉”八个大字的大排灯和四个书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字样的小排灯开路，香火龙后是“火龙茶”，民众相信“火龙茶”具有强身健体、护佑平安的功效。作为祭祀（三圣公和祖先）和庆祝（烧窑成功）的香火龙舞，其学术和教育价值显著，2008 年，良庆区香火龙舞被确定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浦北舞青龙，广西合浦县浦北乐民镇每年的中秋之夜都会在东西南北街道各制作一条青龙，龙身用麻绳编扎芭蕉叶，龙身上放置竹筒和线香，每一条龙都配有一堂锣鼓、唢呐等敲打伴奏，中秋夜六点半左右，舞青龙活动正式开始。当青龙沿街巡游的时候，居民燃放鞭炮和点香接龙，舞动的火龙在街上飞奔、蜿蜒，蔚为壮观。与皓月相呼应。最后，大家分龙筋、喝龙粥，在城郊分举行“化龙升天”仪式，祉求万福平安。浦北乐民镇舞青龙，源自“青龙镇白虎”的传说，这是浦北民间对堪舆的理解运用，也是乐民镇客家人民每年中秋祈福家业安康的重要方式。

浙江开化苏庄中秋舞草龙（也叫稻草龙或香龙），香港大坑中秋舞火龙、广西贺州大平瑶乡春节舞香龙等一批舞香火龙活动，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舞龙，同时，贯穿于舞龙活动之中的，是民众对龙这一圣物寄予的精神寄托，不同形制的香火龙，起源或包含的精神内涵虽有所不同，但民众对生活的期望和祈福，是一致的。

本文所关注的南宁青秀区长塘芭蕉香火龙，是以竹子编制龙骨，芭蕉叶为龙身，芭蕉叶上遍布线香的香火龙，该龙舞发源于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是为纪念、祭祀神龙恩泽、长塘开街举行的舞龙活动。每年的正月十八和六月十九，芭蕉香火龙在前有龙珠和旗牌开路，后有师公跟随的阵势中巡游在长塘街上，为百姓祈福。目前，长塘芭蕉香火龙已成为广西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综合目前资料显示的香火龙形制特点，可总结出香火龙文化的共性如下：

（一）制作香火龙材料的材料具有相似性。我国南方气候适宜水稻生长，无论是汉族

或是其他民族，均以稻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丰收后的稻秆成为扎龙的主要材质；南方的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种类繁多，而柔韧适中的滴水观音、珍珠草、芭蕉、竹子、麻等植物都是理想的制作香火龙的材料，因而香火龙的制作材料大同小异。

（二）香火龙具有驱邪抗灾的社会功能。龙是中华民族的圣灵之一，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上升为皇权的象征。但龙也具有普世性。在民间，百姓则用龙的灵性和神力为生活祈福。因而各地香火龙的来源，几乎都与当地的灾难发生相佐证。人们往往是在灾难过后，以线香的火热、龙的神力，对抗突发的灾害，这是民间对香火龙寄予的期望和想象，也成为社会心理慰藉的合理解释。

（三）香火龙都具有娱神娱人功能。开展香火龙活动的时间，有几个相似的节庆，一是春节，一是中秋。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在举国欢庆、合家团圆的时刻，也是中华民族缅怀先祖、感恩先辈的节日。在这些重要的节庆里，民间用神圣的龙为载体，进行人、神对话。对上以崇敬、欢乐的方式表达对神灵的尊敬，对下则感恩祖辈先德，而对自身则希望得到护佑和欢乐。

（四）香火龙文化都有深厚的民众信仰基础。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山岭地带，民间对香火龙文化的信仰，是真实和热忱的。从香火龙的一系列仪式可知，民间对延续下来的香火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持肯定、支持的态度。尽管有些香火龙活动因历史原因而中断，但香火龙还是作为护佑当地民众和平安康的精神力量而存在于百姓心中。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点，香火龙也具有中华龙文化特点。但因地域不同，表达的实质也各有千秋，使得香火龙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特点，这与当下所尊崇的文化多元性相得益彰，有益于中华龙文化的“百家争鸣”。香火龙文化的个性体现在地域性、民族性、仪式特性和时间选择等方面。而文化的传播性则使香火龙文化在地域上的流传呈现出融合和变异特点。以南宁良庆区的香火龙为例，从其流源看，这是全国唯一现存的烧窑祭祀仪式，发源自制瓷名镇——广东佛山的石湾，300多年前，制瓷人董七将制瓷技艺和龙窑形制带到现缸瓦窑村，香火龙舞也由原来在龙窑烧制陶瓷成功前的祭祀庆祝仪式，逐渐演变为纪念先人、庆祝收获、祈求赐福的独特的中秋舞龙活动。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生成及传播范围

随着非物质文化的东风吹来，越来越多已逝去或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记忆被唤醒。2008年农历四月初八，长塘军山庙会上，沉睡已久的芭蕉香火龙舞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当人们听着壮乡八音，看到踏着古老舞步的舞龙人高举芭蕉叶制成的芭蕉香火龙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无不震撼。相关媒体竞相报道，指出芭蕉香火龙是继《大酬雷》之后，南宁市民俗文化的又一朵奇葩。^①

^①青秀区民族局·青秀区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古老壮族文化——芭蕉香火龙[EB/OL]. (2008-05-27). http://jy.nanning.gov.cn/3119/2008_5_27/3119_277822_1211850509379.html

一、芭蕉香火龙产生的文化背景

芭蕉香火龙是活跃在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及其周边的舞龙民俗活动，要理清芭蕉香火龙舞及其来源，需要对产生芭蕉香火龙的文化土壤和地理环境有所把握。

南宁青秀区长塘镇原属于南宁市邕宁县。邕宁是广西第四大县，东晋太兴元年（318年）建太兴县，隋朝607年改为宣化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邕宁，沿用至今。其中，壮族人口88.72%，^①境内有目前广西发现最大、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顶蛳山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长塘镇距离邕宁23公里，以“望邕江如一长塘”而得名，1370年建立圩市，壮族人口90%。^②长塘乡有“天窝贝丘遗址”，定西乡有“青龙江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自然地理方面，长塘地区距离“灵山—容县—广东廉江”地震带直线距离80-100公里，属于次生灾害区。邕江每年6-9月为洪期，发生洪涝的频率为80%以上。

长塘地区的岁时节日除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外，还有以下较为重要的本土节日。

开圩日 圩是指买卖的集市。长塘地区的开圩日，则是纪念该镇/乡/村建立的日子，以夏历计时。如长塘镇的开圩日是农历的正月十八，楞仲村则是正月初六。开圩日这天，全镇、全村共同举行祭祀活动，抬菩萨出游，舞芭蕉香火龙，十分热闹。

三月三 壮族民间传统的对歌节日。长塘镇的山歌以“嘹啰山歌”为主，唱壮、桂柳腔。但在一些村落，三月三则是“清明节”，主要活动是在家设祭坛，上山扫墓，也有舞芭蕉香火龙进行禳灾的。

四月八 长塘地区重要的节日。与其他壮族地区的牛魂节不同，四月八是长塘镇纪念反抗暴政的明末英雄李亚的纪念日。长塘镇的北帝庙设有李亚王神像，军山设有神庙。每年四月初八这天，长塘镇乡民都会带祭品、香烛参加军山庙会，开展祭祀、舞龙、求花等活动。

六月十九 长塘镇民众祭拜、感恩观音福泽长塘的日子，也是长塘镇庆祝丰收的节日。旧时有抬观音神像出游，伴舞龙舞狮，现逐渐成为长塘开圩日。

长塘建圩历史有700多年，沉淀了相对稳定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概括的说，长塘镇及其周边地区主要存有以下重要的传统文化：

农耕文化 壮族文化可以说是稻作文明的历史。长塘镇及其周边民众仍然遵循聚落、聚族而居的居住传统，民众对自然抱有亲近与敬畏之情。各村社都有龙山、村庙，且必设土地神，习惯夏历计时。耕牛现在仍然是民众的主要耕作工具。

节庆文化 长塘镇一带是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壮族原生态特色的民间节庆文化。其中，四月八的庙会及各地的开圩日中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呈现了壮族社会的民俗文化风情。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M].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21

^②吕孟禧、蒋中武、吴中任编·广西圩镇手册[M].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8

壮族民间俗信文化 在壮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价值观的原生态宗教文化。长塘及周边地区至今仍活跃着师公、道公、仙家等民间俗信组织。师公、道公班成员或是每村一班，或是联合多村师公、道公为一班，一般是师承制，唱腔以壮欢为主。

二、芭蕉香火龙传说故事

有关芭蕉香火龙的传说故事有如下几则：

其一，上古时代，邕江洪水泛滥，农田受灾，颗粒无收，农民饥寒交迫，只有依靠芭蕉树充饥，才能渡过难关。为请求威严的龙王降福于民以解除灾难，壮民们便用芭蕉树塑造成龙的样子，插上香火，载歌载舞，祭祀龙王。

其二，长塘镇长塘街，由于种植许多芭蕉，也叫芭蕉街。200多年前的正月十八晚上，地龙忽然翻身，地震山摇，芭蕉街附近的村庄瞬间坍塌，村毁人亡，村民认为是神龙弃地而去了。同年雨季时期，长塘湾上漂浮着一样东西，迂回旋转都不曾离开，人们划船去看，发现是一尊笑面佛，于是，将佛打捞上岸，为其建庙，此日是农历六月十九，当地人便把这个特别的日子设为长塘开街日。后来由于干旱，农作物无法收成，芭蕉街的人们以芭蕉为主食度过了难关。为感谢芭蕉给予人们新生，也为纪念建庙、安龙、定居的日子，长塘镇便在每年的二月初二和六月十九用芭蕉扎制成龙并插上香火，扛菩萨出游，举行祭祀活动。

其三，很久以前，长塘镇的地龙翻身，死了很多人，就在那时候，长塘湾出现了一个“怪物”，它的外面包裹着芭蕉叶，还会发光，后来，它变成了龙，飞进长塘的芭蕉林去了。为纪念这条芭蕉龙，人们就每年的正月十八和长塘的开街日跳芭蕉香火龙舞，祭拜这条龙。

其四，约300年前，长塘一带大旱，在当地修炼的南海龙王太子巴龙化身芭蕉林，供缺粮的百姓摘蕉叶、剥蕉秆充饥度过灾荒，不料反被玉帝责罚。长塘方圆的百姓得知后，集体以芭蕉叶为衣，起舞告天为巴龙请愿。有一年正月十八，长塘镇上空雷鸣电闪，接着倾盆大雨，长塘湾漂来许多芭蕉树，其中有个木刻的笑佛熠熠如生，几天都不被大水冲走，人们信以为巴龙显灵，就把它立为土地神供奉，视为菩萨。之后，逢年过节，特别是农历正月十八，当地人就会用芭蕉叶扎龙插香，在田间地头舞“芭蕉香火龙”纪念巴龙、祈祷春福。

以上四个关于芭蕉香火龙的故事传说，透露出民众舞芭蕉香火龙的目的是禳灾、祈福。其中，异文一、三指出芭蕉香火龙的主神是龙神，异文四更是附会了南海龙王太子“巴龙”作为芭蕉香火龙的原型；异文二，则指出芭蕉香火龙是作为长塘镇纪念建镇历史的庆典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舞龙活动。

三、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来源

有关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来源，至今未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依据南宁市青秀区文体局的相关资料汇编和笔者对“芭蕉香火龙”舞的创始人蔡祖光先生的采访，本文对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生、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第一，长塘芭蕉香火龙来自我国传统的舞龙文化习俗，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民间舞龙传统项目。以当下的芭蕉香火龙整体形态和表演程式来看，芭蕉香火龙有八字舞龙、双龙戏珠、盘龙出海等传统表演造型；从舞龙的时间上看，传统的岁时节日和长塘一带的节庆都是舞芭蕉香火龙的日子。它包含了我国舞龙的吉庆、和谐、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期望等传统文化因素，是对中华龙文化艺术的补充。

第二，长塘芭蕉香火龙的产生，是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产物，其深受佛教、道教影响。长塘街过去多种植芭蕉，又名“芭蕉街”，旧时有节日期间抬菩萨出游的习俗。巡游活动分祭祀庙宇和巡街部分，祭祀的庙宇主要是玉虚宫北帝庙。玉虚宫北帝庙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今庙宇为1992年新修。主殿神是观世音，左殿有李亚王神像，花婆、土地另在庙旁建祠塑像，面向邕江的地方有双龙小雕塑守护三香炉。当地六月十九请出的菩萨是观世音，以芭蕉叶扎制的芭蕉香火龙，不仅为菩萨出游增添了热闹气氛，也成了集体祭祀活动中菩萨出游的“护佑神”。

第三，长塘芭蕉香火龙源自壮族社会对“龙”的精神崇拜的外化。龙神，在壮族社会是专管水界的水神，壮语称“图额”[tu²ηiek⁸]，壮族民间传说它“形似巨蟒、巨鳄，颜色黝黑，长有火冠、四爪、鳞甲，居住江河深潭，能呼风唤雨，造河沟泉塘”^①是受到壮族民众敬畏和崇拜的神灵。有学者根据龙神的壮语音以及图腾发展特点，指出少数民族的龙崇拜实际是在蛇崇拜的基础上，逐渐接受龙崇拜观念的一种现象。^②壮族民众认为，龙神通广大，不仅居住在水里，也居住在平地和山上。在各壮族村落，一般都有“龙山”，每年都要杀猪祭祀，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畜平安，五谷丰登。村里遇到天灾人祸，如兵匪洗劫、水旱虫灾、瘟疫流行等，便认为是龙脉受污秽，就要打醮安龙。^③“安龙”仪式，其意为恢复龙神原位，重新用神力庇护村民。

根据笔者在长塘镇及周边一带进行的田野调查获知，至今在长塘一带，壮族民众仍盛行“祭龙”、“安龙”习俗。2012年4月29日，长塘镇天窝村道公艺人潘师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介绍说，“安龙”有“安龙祖”和“安龙家”之分。“安龙祖”是去家族墓地安龙，“安龙家”是在屋舍内进行安龙，一般以新屋落成，主人家多请道公、师公进行安龙仪式。“安龙家”时间一般为两至三天，但也视需法师获得的大小而定。安龙仪式一般有坛场设置、安坛请师、招龙、发文字、接龙、大招等环节。仪式上，师公道公各显法力，需要唱诗、念科书，如师公的《祭师科》、《请圣科》、《五方神赞》、《接龙科》等。而师公、道公手举芭蕉叶当做龙的仪式是正式仪式的前奏，过程较短，约半分至一分钟左右，现在师公、道公做法时，已经不再跳芭蕉香火龙舞。

根据笔者对芭蕉香火龙主创人员蔡祖光先生的访谈得知（2012年2月26号访谈，是年73岁），他小时候看到的师公进行安龙、祭龙活动是师公们一人或两人唱经书或念咒，

^①黄桂秋著. 壮族麽文化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184

^②廖明君. 壮族自然崇拜文化[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425

^③范宏贵.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04

大意是为百姓祈求龙王能显神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师公手持芭蕉叶，在师公乐伴奏下，跳师公舞。

在“万物有灵”论时代，为了让各类神灵鬼魂降福给人，人类一般采取祭祀、舞蹈、唱歌等方式愉悦各神灵。恩格斯在描述印第安人的仪式崇拜中说：“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涉及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①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无力完全掌控自己命运的。壮族先民通过借助超自然力量，作为对抗、平衡自然灾害及人生的种种不幸的手段。长塘芭蕉香火龙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龙”敬畏与崇拜思想。通过师公、道公等神职人员沟通“图额”与人的关系，进而使村落居民平安、作物有所收成。这也是芭蕉香火龙舞形成并传承久远的重要原因。

四、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流传范围及其文化变迁

当下，作为祭祀仪式的芭蕉香火龙师公舞已经式微，但是以其为原型的芭蕉香火龙舞龙活动正在长塘镇及周边的伶俐、南阳、刘圩等地火热开展。在长塘镇的长塘乡、定西乡、天堂村等村社就活跃着“东兴文艺队”“青龙江农民艺术团”“南青长尧民间艺术团”等多支农民文艺队。其中，长塘镇的舞龙队伍有六条龙，“东兴文艺队”和“南青长尧民间艺术团”分别有男女队员组成的芭蕉香火龙各两条，“青龙江农民艺术团”有大龙四条，小龙两条。各队均有师公或道公参与表演，其间，不乏有具备“含犁头”功力（用1200斤柴烧制铁犁头，师公需用牙咬起，此功力是法力高深的师公做大法事时用）的师公艺人加入。

在对长塘镇、天窝村、楞仲村、坛尧坡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统部分现在沿着两条道路前进。首先，属于原生宗教仪式活动的芭蕉香火龙文化已式微甚至消失。笔者在向天窝村、坛尧坡的乡民询问芭蕉香火龙作为师公舞仪式的意义时，乡民多数表示已不了解。但是对师公的法力仍有所敬佩。其次，传统芭蕉香火龙舞龙文化活动日趋活跃。从舞芭蕉香火龙的队伍上看，长塘镇、天窝村、坛尧坡等地的舞龙队队员都有30余人，楞仲村的“青龙江农民艺术团”加上小舞龙队员，人数在60人以上。现在，他们将舞龙的舞台从民间庙会、乡村节日搬到了都市广阔的舞台。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在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演进的同时，融入了当代舞龙艺术和民间文化的精华，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舞龙活动，这是芭蕉香火龙文化的现代化特征。据现芭蕉香火龙主创人员蔡光祖先生介绍，他的创作理念强调要遵循几点：一是要保持一定的原始古朴；二是要体现浓郁的本土生活气息；三是应体现浓厚的壮族民族风情；四是要自始至终坚持原生态化。^②因此，在2008年的四月初八军山庙会上，首次以现代形制和原生态舞蹈的芭蕉香火龙面世，展示了全新的舞蹈，舞出了浓郁的壮族风情。如今的长塘芭蕉香火龙已成为南宁市青秀区重要的民间文化品牌。

^①杨树喆著. 师公、仪式、信仰研究[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32

^②蔡光祖先生提供的资料《壮乡长塘“芭蕉香火龙”是如何打造出来的?》第二页

当前，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活动范围较为宽泛。传统节庆，如春节、四月初八、六月十九等都是香火龙受邀展演的时候，地点以南宁长塘镇长塘街、军山庙会为核心，而其他现代节庆活动，如伶俐瓜果节、唐人文化园节、花花大世界等现代节庆，芭蕉香火龙也备受欢迎。可以说，作为展示壮乡风情的民间文艺活动，从乡土走向都市，长塘芭蕉香火龙是南宁民间文艺复兴的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反观作为原生性宗教仪式的芭蕉香火龙舞，由于它的受众面较小，且带有艰涩的隐喻性，其文化的传播圈只能较为固定地存在于有仪式需求的村民和主持仪式的师公或道公群体。不可否认的是，壮族有其原生形态的信仰文化，至今在民间也有一定的影响。有关桂中、桂东南师公舞的史料记载可见明王济的《日询手镜》：

“横人(即今横县一带，当时是壮人骤居的地区)专信巫鬼……岁七、八月间，量力厚薄，具牛马孚羊诸牲物梦罗于室中，召所谓鬼童者五、六人，携褚造绘画面具，上各书鬼神名号，以次列桌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铜锣击之。杂以土歌，远闻可听。一人或三二人各戴鬼神面具，衣短衫，执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有时奋身踊跃至屋梁，或仆于地，或忽据中坐，自称为某神，言人祸福，主人跪拜于下，谓之过神。”

明代的宣化县(今南宁市邕宁区，包括现青秀区长塘镇及周边地区)，也是师公舞“跳岭头”的流传区。目前在长塘一带，仍有师公、道公班子。而当下的芭蕉香火龙舞中的师公表演部分，民众认为它也是传统的师公舞。作为文化遗存并将长期存在的师公文化现象所表现的舞蹈形式，芭蕉香火龙舞蹈本身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

对于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这些变革，有历史和社会的双重原因。概括的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人们对师公文化的认知态度。由于过去的文化精英份子把师公文化及其仪式行为看作是封建迷信，对师公身份和行为予以否定，因此，香火龙文化逐渐式微；第二，现代社会的城镇化扩张速度加快，人们反而对乡土的、非都市的文化抱有宽容和回归的心态。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关注本土文化热情不减，积极扶持民间娱乐团体活动。第四，民间文艺活动丰富，不间断的活动培养了不少具有高素质的文艺骨干，为芭蕉香火龙输送了舞龙人才。第五，热情的民间文化相关人士关注本土文化的发展。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芭蕉香火龙文化得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乡土和都市各个舞台。

第二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仪式及其变迁

人类学家波比·亚历山大指出，仪式“就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方面说，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表演。通过这种表演形成了一种转换，即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联中。”^①而经典的仪式理论正如另一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说，仪式是“用于特定场合的一套规定好了的正式行为，它们虽然没有放弃技术惯例，但却是对神秘的（或非经验的）存在或力量的信仰，这些存在或力量被看做所有结果的第一位的或终极的原因。”^②涂尔干也指出，“仪式是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无疑，考察一个仪式的意义，是通过对仪式表象的展演，即通过其象征意义，研究该仪式中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是脱离日常秩序，进入“神圣/世俗”（The Sacred / The Profane）阈限中。加拿大的仪式学家格兰姆斯在仪式模式中将仪式分为六类，分别是仪式化、礼仪、典礼、巫术、礼拜和庆典，其中，巫术仪式是“试图调动超凡力量并随着某些期望的结果”，庆典仪式特征是“玩耍性、戏剧性、审美性”的。^③广义的说，仪式成为了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因此，笔者对长塘芭蕉香火龙的仪式研究倾向于芭蕉香火龙的传统与现代的表演，及其所展示出的“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以掌握南宁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走向，对芭蕉香火龙仪式展演的类型、场所和仪式构件、流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研究芭蕉香火龙仪式的发生、发展及变迁。

第一节 南宁香火龙文化的仪式

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其孕育土地。南宁地处广西桂西南盆地，是36个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聚居地，又是毗邻越南的边贸古城，更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桥头堡。纵向看，南宁骆越族群在先秦时期遭遇来自中原强势文化影响，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互相融合。南宁地理文化圈，包括现在行政区域所划分的六县六区，也涵盖了历史以降的邕州文化区域范围。

南宁香火龙文化，指的是在南宁区域范围内，外形遍身插满线香、有悠久传承历史、具有一定传承空间且在固定或特有时进行舞龙仪式的龙文化现象。本文所指的香火龙文化，包括南宁良庆区缸瓦窑村香火龙和青秀区长塘芭蕉香火龙。缸瓦村香火龙和长塘芭蕉香火龙，所在区域为邕江的自西向东流向，沿江分布，缸瓦村香火龙居上游，两者直线距离约40公里。在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公布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和第一批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通知》中，长塘芭蕉香火龙和良庆区缸瓦村香

^①彭文斌、郭建勋·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J].民族学刊,2010[02]:72

^②彭文斌、郭建勋·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J].民族学刊,2010[02]:74

^③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02]:28

火龙合二为一，项目编号为第 136 号。

研究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需立足于南宁地理范围，对南宁香火龙文化进行整体研究和个体区别，方能把握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实质，而这可以从其文化的持有者和参与者展开研究工作。对局内人（香火龙文化的操作者和参与者）而言，香火龙是自成体系的，符合当地族群/民众的思维方式，对局外人（观察者、研究者）而言，香火龙文化的研究，则是将香火龙文化的外在仪式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南宁香火龙文化的具体展示，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相应流程的仪式展示在公众面前。

一、缸瓦村香火龙是龙文化与商埠文化的兼容并蓄

流传于南宁良庆区缸瓦窑村的香火龙文化，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历史区域划分，今南宁良庆区原属南宁市邕宁县，壮汉杂居。缸瓦村，以善于制作瓷器、陶器出名，该村坐落邕江南岸，村庙——三圣公老庙遗址是今村小学（包含两排各自四间房东西向的教学平房、小操场），坐北朝南。新三圣公庙由村民捐资而建，距离老庙不过五分钟距离，面向邕江，与另一个同是制瓷的村庄——瓦缸村隔江相望。每年中秋，舞香火龙必定先在三圣公庙前进行祭拜，开龙点睛后，才沿村巡游。

缸瓦村香火龙的形制，用竹篾编制龙架，龙身缠上老虎檬或滴水观音，全龙由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组成，龙身有九至十一节，每节用长约 1.5 -2 米，直径约 4-5 厘米的木棍支撑，整条龙约有五丈。舞龙时间固定为每年的八月十四至十六晚上。在龙灯牌、龙珠带领下，由十三或十五个舞龙人手举香火龙沿街舞动，为民祈福。香火龙上下翻滚，隆隆鞭炮和锣鼓声助阵，在夜间的村庄十分好看，此时的香火龙舞，既是祈福活动，也是展示村民特有的审美、娱乐习俗。

关于缸瓦村香火龙的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三圣公显灵说。据传说，由于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三圣公（文帝、玄帝、关帝）体恤苍生，命火龙除瘟疫，拯救了百姓。^①对此传说，村民更认可三圣公的灵力，香火龙民俗的始、终点都是在三圣公庙前举行。二是模仿说或迁移说。“石湾窑，甲天下”，广东佛山石湾镇的龙窑在明清时期十分出名，而缸瓦村烧制瓷器即源于石湾。开村创始人梁启圣、董七就是北上的石湾制瓷师傅。他们带来与石湾镇制陶相同的风俗——中秋之夜舞香火龙。以模仿龙窑点火，举行相关仪式后，舞香火龙巡游。

缸瓦村香火龙民俗文化仪式展示可由三部分组成：仪式前准备——举行仪式——仪式后续。

仪式前准备：筹备舞龙所需资金及相关人员到位。此过程具有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特点。八月十五前，村民自愿捐款捐物，村上外来的民办工厂也给予一定捐助，村民自发组织，负责香火龙仪式的筹备工作，如扎龙、备置祭祀三牲品和鞭炮、甚至写光荣榜等；

^①蓝凡主编·中华舞蹈志·广西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97

举行仪式阶段：此阶段最为重要和隆重，包括舞龙前的祭祀、沿村舞龙祈福、龙在庙宇前再次祭拜，龙最后龙归“大海”部分。在整个仪式活动期间，鞭炮、锣鼓始终伴随，而三圣公庙前的香火和祭品也是始终供奉着，不曾半刻停息；

仪式后续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喝过龙茶的民众拿着龙鳞、龙筋回家珍藏，视为这一年合家安康的护身符。

南宁缸瓦窑村的香火龙舞，属于全国现存唯一的庆祝烧窑的舞龙活动。追根溯源，香火龙的起源得益于市场对陶瓷器的需求。据 2009 年良庆区文物工作者清理发掘的一座清代龙窑显示，这座龙窑能产 15 万件瓷器，而缸瓦窑村原有五座龙窑，原良庆镇缸瓦窑陶瓷厂老厂长朱濡志先生也介绍，缸瓦村制作的瓷器，过去曾远销至东南亚。^①而舞香火龙对于造窑的意义，缸瓦村的梁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在准备烧窑的时候，点火之前，是需要拜窑的，毕竟，这是水火生意（指烧制陶瓷）。三圣公之玄帝与关帝，则是至制瓷业需要祭拜的行业神。

缸瓦窑村的香火龙文化，折射出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宋元以降，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由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向商贸文明嬗变，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广西水系发达，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作为左、右江汇合的邕江，乘船往上，可到达左江的龙州、右江的百色；向下，可抵达梧州、广州、香港、澳门；且南宁为丘陵地区的小平原，地形优势有利于商贸发展。历史上，宋代的邕州马市成为广西经济进步的标志，武缘县（今南宁武鸣县）壮族群众也有用精美的土布作为商品交换交趾（今越南）或其它地区的商品。晚清资料《商业团体调查》显示：“南宁历来为商务之场，在前清时，各省商会云集，故会馆书院，各省俱有……在昔本埠商务，以江西湖广两帮为盛，自五口通商后，益以咸同之乱，而至于今，独执商场中耳者，厥为广帮，各帮俱告式微矣”^②缸瓦窑村地处邕江东南岸，便捷水利交通为陶瓷的建造和销售带来便利。农历八月十五的香火龙舞，作为原初的祭拜龙窑仪式，融合了村民对生活、生产的美好愿望，成为商埠文化的历史遗存，也是岭南地区经贸文化活动的历史见证。

二、长塘芭蕉香火龙是龙文化与原生性土著文化的融合

传统芭蕉香火龙表演曾消失一段时期。当下的长塘芭蕉香火龙的初次亮相是在 2008 年农历的四月初八的军山庙会上。军山又称逃军山，军山庙会是为纪念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英雄李亚而设。庙会宗教内涵独特，糅合英雄崇拜、巫、道内容，文娱活动丰富，是长塘最有影响的庙会。每年此时，长塘乡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有许多南宁市民专程驱车、

^①潘登 陆健德·南宁良庆发现一座清代古龙窑 年产 15 万瓷器[EB/OL]. (2009-11-20) [2009-12-9].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12/01/content_18984870.htm

^②西平桥·邕州：文脉之地 商帮云集[EB/OL]. (2011-09-21) [2011-09-23]. http://116.11.253.210:9999/epaper/nnw/html/2011/09/23/64/64_45.htm

渡河前往。军山庙会上的芭蕉香火龙，不仅是庙会的传统活动，也是一种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福仪式。

作为民间文艺展示的芭蕉香火龙形制，是以竹子编织龙架，芭蕉绳捆扎，将之连成一体，在龙架上扎制芭蕉叶，出于美观需要，龙头制作较费时。用竹条扎制成龙的形状后，将芭蕉叶裁剪合适，固定在龙头架上，作为龙须、额角、龙嘴，龙身长约16-18米，身为九节龙，每节龙身由1.5—1.8米的木棍连接，由舞龙人支撑，龙珠由芭蕉心制成。线香遍布插在龙珠、龙头、龙身节上。

芭蕉香火龙舞龙仪式的人员可分为：舞龙珠、龙身队员，一人和九人；八音队员，八人；旗手四人；师公，四人。

军山庙会上，芭蕉香火龙舞龙程式由以下单元组成：

（一）设坛请圣。祭出全猪、鸡、鱼三牲，摆上水果、酒，师公在祭坛前焚三支香，面朝祭坛方祭祀，后插香于盛满稻米的香炉，再焚烧纸钱，鞭炮声起。象征接神莅临。

（二）庙前点睛开光。师公在吉时用朱砂点龙睛开光。

（三）师公安龙。一师公穿红色师服，服上前后有绣龙，头戴师冠，双龙间绣有“佛”字。手持香束，向五方念咒：“有请东方青龙王到位”依次，按照东南西北中方向，向五方请出青、赤、白、黑、黄龙王，安好其五方龙位。音乐起，师公用壮语祈福“请五方神龙保佑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四）傩戏娱神。师公四人，按照方形列队，所戴面具从左到右、前到后方向，依次是寿仙、功曹、鲁班、土地四神木质面具，属于暗相面具。四人手持岳鼓并小锣、大锣、大小钹，其中，持岳鼓并小锣的师公，左手击鼓、右手打锣，伴随八音乐和自身击打乐，师公行麒麟舞步或九罡舞步，两人、四人穿梭绕行，速度随伴奏音乐节奏而定，师公舞步庄重，该环节约6分钟。

（五）舞龙。师公娱神仪式结束后，退场。旗手举着彩旗或者龙撵随后，彩旗上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或“农业发展、喜庆丰收”等字，龙珠跟随其后，芭蕉香火龙追逐龙珠，或翻腾或滚珠；八音师傅在舞龙队伍最后，乐器有喇叭、锣鼓、鼓，曲目为三段式八音，芭蕉香火龙伴随八音和师公击打乐指挥起舞。

舞龙珠的舞法程式是：

（1）游龙。舞龙珠队员高举龙珠，碎步或小跑行进引龙、逗龙。

（2）滚珠。按逆时针方向走数圈（舞完即止）。

（3）摆龙。舞龙珠者引龙交替做“龙摆尾”，按逆时针方向走数圈（舞完即止）。^①

舞龙的程式如下：

（1）游龙。整条龙随龙珠逗引，婉转回旋。

（2）摆龙。跟随龙珠，龙身跟随鼓点指示踏师公步。其步伐为“一步二步一二三步

^①南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南宁市群众艺术馆 编·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2006-2010）[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226

后蹲”，龙身也随着步伐上下行进。

（六）谢龙、请龙归潭。巡游仪式结束，在龙身两旁，燃放鞭炮，烟雾缭绕，象征龙腾云驾雾，回归龙宫。

芭蕉香火龙在八音音乐和鞭炮声中，有节奏的行进，显示的是龙的力量与灵动。芭蕉香火龙结合传统舞龙“动态为主、静态为辅”的特点，在舞步上融合壮族的师公舞步，音乐上不是单调的锣、鼓，而是将八音带入舞龙当中，具有艺术欣赏价值。

从芭蕉香火龙的形制上看，其制作工艺古朴，却不失美观，龙身遍布芭蕉叶，舞龙的队员身着芭蕉衣、头戴芭蕉帽、脚蹬草鞋，造型上取自壮族民间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和造型。壮族最早利用的纺织原料是蕉、葛、竹、麻等植物的纤维。杨孚《异物志》说：“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绉络，即交趾葛也。”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录：“横州（今南宁横县）民，服用惟蕉、葛”。直到清代，壮族中仍有人使用蕉、葛纤维织布制衣。嘉庆年间《广西通志》卷91就说：“有蕉葛，不花不实，人家沿山溪种之，老则碎置溪中，俟烂揉其筋，织为葛布。”由此可知，芭蕉是壮族民众不可缺少的经济作物。以芭蕉为衣帽，是对芭蕉的反哺感激。

芭蕉香火龙的师公，是舞芭蕉龙的另一核心。长塘李秀金老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芭蕉龙具有保护一方安宁的作用，但是，起到保护全舞龙队作用的则是师公。蔡光祖先生也认为，芭蕉香火龙的特色之一，就是不仅具有常规的舞龙方式，也采用师公舞步和民族音乐边舞边跳，显示芭蕉香火龙的刚柔并济特点。

作为民间文艺的芭蕉香火龙，实际是在舞龙仪式中，再现了壮族原生态宗教——麽教的祭祀典礼。宗教的艺术化，将原来艰涩隐晦的宗教礼仪，精简为可观可赏、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文艺活动，其次，将属于长塘街建立的历史，以芭蕉香火龙的形式表达出来，有助于本土民众加深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再次，舞龙一直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芭蕉香火龙，因其造型平易近人，全队又有师公助阵，更增添民众对芭蕉香火龙神力的信服。

三、南宁香火龙文化仪式展演比较分析

仪式是南宁香火龙文化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香火龙仪式中的各个象征，蕴藏的文化内涵，都在仪式中有其明确的功能。香火龙文化在南宁的特殊性，在于沿邕江南岸就存在着两种文化异质的香火龙，下面将两类香火龙活动及其仪式罗列如下，对比分析，以找出共性和异质之处：

仪式展示项目	舞龙时间	舞龙地点	操作人员	舞龙乐器	制作材质	舞龙目的	仪式程序
香火龙名称							

长塘芭蕉香火龙	农历正月十八、二月二、四月初八、六月十九	长塘镇、楞仲村、天窝村、坛尧村、逃军山	舞龙队员（男性、女性）、旗手、八音师、师公	打击类：大鼓、岳鼓、铙、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钹；吹奏类：唢呐、扬琴、马骨胡、秦琴	龙珠：芭蕉心 龙身：芭蕉叶 龙架：竹子	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设坛请圣、为龙开光、舞龙、谢龙、请龙归潭
缸瓦窑香火龙	农历八月十五	缸瓦窑村	舞龙队员、乐手、放鞭炮人员、龙茶人员、举灯牌人员	大鼓、高边锣、苏锣、大钹、小钹、小锣	龙珠：柚子 龙身：滴水观音、老虎檬 龙架：竹子	祈福：“火龙游镇、烧造光辉”	三圣宫祭拜请龙、为龙开光、游龙、再祭拜三圣公庙、龙归大海

（一）共性

泛香火龙文化流传区域相近：缸瓦窑村的居邕江上游，长塘镇居邕江下游，顺江而下，水路不超过 30 分行程。

形态相似：均用岭南地区常见植物的竹子竹篾编织成龙架的龙。

（二）区别

舞龙时间、地点差别：芭蕉香火龙舞龙时间大致与当地民间活动相吻合，正月十八是长塘镇开街日，二月二为土地诞，四月初八为纪念李亚王，六月十九是长塘街庆日。地点均是以长塘镇为中心。缸瓦窑香火龙舞龙时间为每年的中秋节，地点就是在该村中，以村庙——三圣公庙为核心。

舞龙操作人员不同：芭蕉香火龙特别之处在于师公的亲自参与，体现了芭蕉香火龙的宗教性质。而缸瓦窑村的香火龙，则是在村中长者和舞龙传承人的带领下，男女老幼皆可参与，其次，缸瓦窑喝龙茶体现的是水火相济，瓷器行业特色，以及护佑村民平安的愿景。

制作材质：两者差别在于造型的不同。龙珠的差别，来自就地取材的便捷性。长塘街自古别名芭蕉街。而芭蕉龙的来源，与长塘街有紧密联系。而缸瓦窑村，随处可见柚子树，故而其龙珠柚子制作。

舞龙目的不相同：两者都是祈福，都含安康、和谐之意，但长塘芭蕉香火龙，侧重风调雨顺、安定一方，符合求雨辟邪、“龙神归位”的宗教性质；而缸瓦窑香火龙，侧重以火龙祈福，寓意生活事业红红火火。

仪式程序区别：其仪式程序可视为请龙、舞龙、谢龙、龙归四大步骤。但是芭蕉香火龙一开始的是设坛请圣，属于典型的师公做法前仪式。

（三）南宁香火龙文化内涵与其对应的文化特质

无论是长塘芭蕉香火龙还是缸瓦窑香火龙，其含义均出自中华的龙文化传统，龙的信仰，涵盖了一切吉祥寓意。南宁香火龙文化，具有龙文化祈愿特点，其内涵在于：通过舞龙活动的仪式性特点——请龙、舞龙、谢龙的三段程式，把人与神之间的沟通通过舞龙形式展示出来。龙，既是神人之间的中介，也是神物，通过对其尊敬和娱乐，寄予人自身的美好祝福。

南宁香火龙文化的内涵，与中华龙文化一致，具有祈福、敬神、驱邪、护佑一方民生的意蕴，同时，将祭祀仪式艺术化，与中华传统的舞龙文化一起，构成多元文化繁荣的新时代民间文艺传统。

香火龙文化与其对应的文化特质，具体表现在所在地域和所属民族对龙的价值观念的取向。而这样的功能价值选择，是导致南宁香火龙文化同源异流的本因。在不足五十余里的距离内，两种香火龙形态并存，体现的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圈内，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自觉遵循和传播。

长塘芭蕉香火龙，以师公文化为舞龙的精神基甸，采用芭蕉叶扎制龙形，蕴含的意义有三：第一，对长塘社会历史的追溯。过去长塘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的影响，对抗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涝等）力量较弱，每当受灾，成片的芭蕉林成为当地群众的救命粮。因此，舞芭蕉香火龙是对自然和天的感恩、崇敬和祈福；第二，反映了壮族民众对龙神的敬畏情绪。在壮族先民的原始思维里，龙是善恶的矛盾体，龙既是水神，也是猛兽，因此在壮族史诗《布洛陀诗经》中，“图额”（蛟龙）是壮族创始神布洛陀的兄弟，也是在师公经书符咒里被震慑的对象；第三，芭蕉香火龙文化具有“祈雨求丰收”功能，反映的是稻作民族农耕文化对自然条件、水力资源的依赖。区别于长塘芭蕉香火龙的良庆区缸瓦村香火龙，则是一条“火”龙，是模仿制瓷业的龙窑烧造形制，具有求财辟邪主题。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的文化变迁

“所有的文化都会在某个时候因不同的原因而发生变迁。”^[10]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变迁，

^[10]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419

是指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或异文化间的接触交流造成的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①文化变迁,是一个群体对所处的环境发生的变化做出的种种应对方式,调适过程是文化变迁产生、形成的过程,尽管很多的变迁是偶发性的。

文化发展过程中,仪式的产生、发展能够折射出该族群文化的特质。对于族群文化的仪式研究,人类学家布朗指出,三个研究思路是围绕仪式本身展开的,一是对仪式的目的、原因的考察;二是对仪式意义的思考;三是仪式的效果,“这种效果不是操作人员设想而产生的,而是仪式实际所产生的”。^②诚然,仪式根据文化变迁也会进行相关的调整,以适应文化的发展。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因历史原因,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于2008年重新回归民众视野。在这期间,其经历了由乡土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磨合与调适,2010年,长塘镇芭蕉香火龙被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自此,芭蕉香火龙以新的姿态,重新流传在壮乡长塘,并进入都市各大展演舞台。

一、乡土环境下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的展演

南宁芭蕉香火龙产生于长塘民间。长塘,是以壮族群众为主的乡镇,原属邕宁县,长塘玉虚宫北帝庙嘉庆二十一年的石碑文显示,长塘周边包含长塘圩、天窝、天堂、琶躄、定西、青龙等二十三村。至今,绝大多数乡村仍在原址、沿用原名,民族风情浓郁,民风淳朴。以楞仲村为例,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建村,楞,壮语意为“背后”,仲,壮语发音为[cong],意为“山洞”,因村后有大山洞而得名。全村184户,1090人,均为壮族。^③村中有引入青龙江的水渠,作为水利设施和民用。楞仲村民间节日以正月初六、三月三、四月八为重,其中,三月三是村民扫墓祭祖时节,村民有请舞芭蕉香火龙祭祀习俗。

在长塘民间,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存在于两大类:一是长塘民间节庆舞香火龙仪式,二是以师公、道公为主要祭祀人员的安龙、祭龙仪式。

首先是长塘六月十九的舞芭蕉香火龙巡游活动。传统的芭蕉香火龙是伴随“抬菩萨”出游仪式一起举行的舞龙活动。包括龙头在内的12节龙身,象征一年12个月,含天干地支中“十二”地支之意,一枚龙珠,舞龙时打击乐为大锣、大钹、大鼓,大鼓直径约半米,需两人齐敲。芭蕉香火龙分为男龙、女龙两条。女龙是由仙家组成,仙家,指的是具有通鬼神、解疑惑的仙婆,类似原始思维里的女巫师;男龙,是由师公、道公组成。舞龙前,两条芭蕉香火龙需在玉虚宫北帝庙,观音、土地神像前祭拜,随后,跟随四人抬在肩上的“菩萨”,开始进行镇上巡游。其中,芭蕉香火龙只是巡街舞龙,不进镇上各店家、住家门。菩萨、芭蕉香火龙所到之处,锣鼓声天、热闹非常。

^①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36

^②彭兆荣·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0

^③张声振主编·广西壮族地名选集(汉文版)[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16

其次是安龙仪式。长塘镇的传统的安龙仪式包括“安龙祖”、“安龙家”两类。“安龙祖”是为家族安放龙位，祈求龙神归位，赐福后人，一般在家族墓地举行。“安龙家”是为家庭屋舍安置龙位，祈求家庭人丁兴旺，有建房前和新屋落成后安龙之分，长塘地区多以新屋落成后安龙居多，安龙需要师公事前选择吉时，有时会因为吉时难找，新屋建好几年后才进行安龙仪式。传统的安龙仪式前，师公或道公需要摘取新鲜芭蕉叶，插上香火，作为“龙”的象征，进行正式安龙仪式前程序，但现在该仪式程序已经式微，甚至消失。

长塘地区的安龙仪式，一般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开社”，由道公做法，第二部分是“安龙”，道公、师公皆可做法，视主人家是请道公或是师公两班人或只请一班人为定。整个安龙仪式一般为两天，前一天是仪式准备阶段，一般请师公或道公看仪式吉时，选择新屋吉地，主人家备好第二天所需祭品、酒水，做好清洁工作。第二天是正式的开社、安龙仪式。“安龙”所需道公、师公各四人。仪式前，主人家再准备生公鸡一只，熟猪头一个，师公、道公备好龙杯一只，龙饰一个，碗三只，酒杯五个。新屋内设置一大口锅，内置炭/柴火，所设新坛处，祭坛上方，道公班的从右到左挂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画像，而师公班挂下元、上元、中元画像，如有道公、师公两班人，则以谁为掌头师傅就挂哪家班的像。右边墙上从左至右挂赵、邓、马、康元帅挂像。所用乐器有岳鼓、锣、笛、箫、钹、盘铃等，师公、道公需穿师服、道袍，道公穿红色道袍，师公一般可穿红或黄色师服。

“开社”道公祭拜后，道公念唱《念口启师科》，请师傅驻坛。待道公认定师傅到达后，继续念唱，恭请土地神、五海龙王等众神相助，将龙神安好，赐福于此地。后道公取鸡头，放入有红火的锅中，一旁的锣、钹、鼓声起。屋内的法事暂告一段落，随后，师公、道公队伍开队，抬上主人家准备好的猪头，走向村头或十字路口，选好临时社台，道公用剑插下的位置，就是供品摆放之处。另一道公洒“三光水”净坛，岳鼓、锣、钹、鞭炮一直不间断直至道公念经，道公打盘铃、念唱《正幽科》，念一段完毕，洒一把米，锣、鼓声再响起，寓意送走不干净的邪物，直至念唱完毕，邪鬼送除，燃放鞭炮，“开社”仪式完成。

“安龙”大致可分为发文字、召龙、接龙、安龙位。发文字，道公将供品摆上事前准备的簸箕上，簸箕面向东方，师公也面向东方唱赞词，恭请东方青龙到位，镇守东方，稽首，主人家也一样拜祭东方龙，然后，依次向南、西、北、中方向唱赞词，恭请五方神龙。召龙，旨在为安龙场解秽，龙神安宁，其做法是道公边念咒语，边行“北斗”“天罡”步，随后，右手持剑，左手拿出沾有解秽水的杨树枝洒向五方。接龙，众道公唱《接龙科》，目的是使五方神龙归位，颂赞神龙功德，并在祭坛前祭酒、焚烧牒书，恭请神龙，与此同时，一道公手持香灯立在主持道公前，象征引路，此刻，锣声、鞭炮声响起。之后，将事前准备开了光的龙饰装入龙杯中，盖上法印，埋入已经过推算选定好的地方。安龙，甲道公在坛前唱念《安龙科》，乙、丙道公在旁协助，助唱，其余道公、师公敲打锣、鼓、钹，道公唱经时停顿，乙师公用杨柳枝蘸上三光水，分别向各方画符，唱念完毕，甲道公拿出

准备好的用红纸书写的牒，大意是祈求神灵保佑家宅安康、人丁兴旺，期间，只有道公一人念唱，无击打乐，此刻整体仪式安静肃穆庄严，念唱完毕，甲道公稽首，众人也一起叩拜，后道公焚牒，安龙仪式完毕。^①

在收集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过程中，笔者通过对蔡光祖先生的创造芭蕉香火龙来源的文本和现场采访分析，对长塘地区安龙仪式过程中师公/道公舞芭蕉香火龙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相似又不同。两者都来源于壮族文化中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进而上升为以人格化的龙神为祭拜对象的祭祀活动。但蔡光祖先生文本中的芭蕉香火龙，更像是一个祭祀“龙王”的独立祭祀活动，它所祭祀的范围，应该可以扩展到整个村、乡、镇；而安龙仪式前的芭蕉香火龙，则是整个仪式中的一个构件。如今，两种芭蕉香火龙异质形态现象的最大共同点，是在仪式象征符号的重重结构重组下，被遗弃或取代。当中的因素，莫过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对文化的自主选择。

通过对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的复述，我们有必要对长塘本土环境下的芭蕉香火龙文化所包含的各仪式关系进行相关梳理。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出处及渊源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相关“天窝贝丘遗址”、“青龙江口遗址”及邕宁的“顶蚰山贝丘遗址”所出土的墓葬及实物考证可知，至少在6000年前，长塘一带已经有骆越族群活动的遗迹，而在族群中，对天、地、人的思考所形成的元文化随着族群繁衍而世代相传。先秦以降，以军事手段为主的中原强势文化的推进，促使民族文化出现融合。因此，芭蕉香火龙文化是壮族原始思维与中华龙文化相碰撞的产物，是民族原生宗教与儒、释、道接触后诞生的又一个龙文化混合体。如果说，民众对自然灾害的抗拒和对建镇历史的怀念成为芭蕉香火龙舞龙习俗的重要诱因，芭蕉香火龙祭祀龙王、土地庙的独立祭祀活动，成为长塘六月十九、四月初八民众舞芭蕉香火龙的重要来源，那么安龙仪式上的芭蕉香火龙祭祀活动就是其在“正月十五”进主家祈福、“三月三”扫墓祭拜活动的因素。

二、都市语境下长塘芭蕉香火龙仪式变迁

随着社会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升温，越来越多的民间民族舞蹈走出原来的生活文化圈，进入现代都市社会。作为民间文艺的香火龙，既是壮民间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民间舞蹈。当它在2010年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香火龙舞蹈本身也开始逐渐流变。

2011年7月，长塘芭蕉香火龙代表广西参加在宁波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舞龙大赛”，并获得金奖。由于此次赛事的级别和规模较高，因此，组织舞龙团的郑天雄先生邀请广西艺术学院的教师陈天和（音）对芭蕉香火龙进行再创作，“青龙江农民艺术团”队员选送参加。

根据李秀金老师回忆，芭蕉香火龙在舞龙大赛上的展演仪式流程如下：

^①安龙仪式讲述人 天窝村道公蔡师傅 讲述时间 2013年4月10日

- (1) 盘龙造型亮相。
- (2) 师公出场。在东南西北方向，念颂词，请龙。
- (3) 龙珠登场。
- (4) 舞龙。舞龙过程只有大锣、大鼓、大钹打击乐。
- (5) 请龙降雨。芭蕉香火龙喷水。
- (6) 谢龙、请龙归潭。

从展演流程得知，经过再创造的芭蕉香火龙舞在舞龙动作类型上，是以游龙类为主，增加翻滚类，造型上具有显示龙威武的塔盘类造型，使得芭蕉香火龙更具观赏性。相比之下，与乡土环境的最大区别在于此次舞龙的故事连贯性，其将舞龙编排成一个神话故事连播，弱化民间信仰中师公的角色，凸显龙的力量与灵气。芭蕉香火龙由一个仪式的展演进化为对“神龙降雨”的故事讲述，情节大体为“潭边请龙——醒龙——龙翻身——龙戏珠——龙驾雾——龙降雨——龙归潭”。主角是龙。

都市语境下，脱离原生环境的芭蕉香火龙，展示的是对民间香火龙文化的再创造形态。香火龙舞蹈表演追求的是都市的剧场效果，需要完整的叙述模式。原生态下香火龙仪式展演的象征性与文化符号，如岳鼓的击打节奏、师公舞步的编排、师公面具的选择等都需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在“全国大赛”的主题下，需要遵循一定的比赛规则，而不是师公的经书；需要展示的是“利用人体多种姿态将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揉于舞龙技巧”，“组成优美的龙的雕塑”，“展示龙的精气神韵”^①，而不是娱神娱人的信仰仪式展演。

作为草根文化的民族民间文艺正是因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才能长存于历史流变中，藏族的锅庄舞、佤族的木鼓舞、傣族的象脚鼓舞等虽然简单，却是“千年跳一舞，一舞跳千年”，究其原因，正是民族舞蹈本身蕴含着该民族特有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以及舞蹈语言的仪式性功能和情感依托，这是现代舞蹈所不能替代的。

作为非遗的芭蕉香火龙及其文化，必定需要在乡土和都市的环境下进行转化，在保持本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向不同文化类型的都市社会合理展示自身魅力，这该是能让香火龙舞上千年的原因。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的原由

文化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2010年，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借助此身份，芭蕉香火龙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传播渠道，商业性质的演出不断，文化知情人更像是文化经纪公司，他们开始运用现代媒体手段为芭蕉香火龙文化造势。芭蕉香火龙在被更多人认可的同时，也发生了适应性调整 and 变化现象，形成了几种文化仪式现象：乡间流行的祭祀仪式；符号化的舞龙习俗；文化产业资源发展下的舞龙活动。

^①中国龙狮运动协会·舞龙竞赛规则：自选套路和有关规定
[EB/OL] (2007-05-23). <http://dragonlion.sport.org.cn/jsgz/index.html>

一、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因素

通过对芭蕉香火龙仪式在乡土文化下自身的流变方向和都市环境中的仪式展示，结合芭蕉香火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可知，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的变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有密切联系。芭蕉香火龙文化诞生的根源之一就是农耕的自然经济条件。在农业社会中，自然条件优劣与否都关系人的生存，因而，人与自然的这种顺从关系，在芭蕉香火龙仪式的祭祀环节中，表现为对“龙”作为水神的敬畏。自然造就人，人改造自然。当下长塘地区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型社会群落，但是经过现代经济建设的几十年发展，属于芭蕉香火龙的原生文化自然生态已经改变。表现在以政府主导、扶持下的农业现代化产业基地，正逐步在长塘镇及其周边展开，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长塘社会转变的重要方向标。2012年9月，以长塘镇为核心区、青龙江为主轴的“中国—东盟（南宁）现代农业园项目”正式拉开序幕。原生文化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文化也因此需要与时俱进，适当调整。

2、族群融合与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是促使族群融合的一个因素，族群融合则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在长塘镇有两类：一是外出，二是融入。当前，婚姻是长塘地区人口融入主要方式，其次是就业。在外出人口中，就业与求学是主力军。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转变，楞仲村的李真新（壮族）先生就是一位从广东返回家乡并在南宁工作的年轻人，并表示将来会带广东的女友回到楞仲工作、生活，原因一方面来自当下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另一方面就是看中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在长塘的发展。他认为村上的芭蕉香火龙是一项民间文艺活动，对丰富乡村文艺很有益处。当下，楞仲村有不少年轻人因兴趣加入了芭蕉香火龙队伍，为芭蕉香火龙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因素。

3、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化的交流引起的价值观念变化，历史上不在少数。《列子·说符》说：“楚人鬼而越人禡”。《史记》中转述的“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则表明壮族先祖的宗教价值倾向，但在佛、道进入壮族地区，壮族先民有选择性的对佛、道文化进行融合，形成自己的师公、道公文化。

今天，芭蕉香火龙面临的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文化选择有多重性，一是接受传播，二是选择性接受，三是并行发展，四是拒绝，五是冲突，六是创新。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有条件的选择增加流行文化元素，是当前芭蕉香火龙对现代审美观念作出的适应性调整。

4、科学技术推动力。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利用和获取自然资源的技术手段。文化生态学学者对文化作出的定义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技术的、社会的、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一般进化的内在动因’”^①技术系统包括了生产工具、维持生计手段、建筑材料等，当然，我们可将

^①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的生态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

其衍生至当前的科学技术手段，一个改变、加速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技术系统。

当前芭蕉香火龙文化发展的地区，就是南宁城市整体发展的重点打造地区，东盟产业发展项目中聚集的较先进技术手段，已开始指向、作用于这片拥有便捷水运、繁茂耕地和山林的民族聚集区。

5、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叠加作用。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方式存在，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①作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社会资本所表现在社会历史制度的沉淀，作为一种地方性价值观和文化资源，社会资本具有可再生性和不可模仿性特点。这与地方性文化资源不谋而合，而资本的运作总是以获利为目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塘芭蕉香火龙，在地方政府看来，这项民族文化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关系中，能否从该资本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中获得收益，是对其社会资本的价值评估判断的依据之一。2012年，南宁青秀区获得“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区委书记给出了一笔经济账，“2011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535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80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的26.8%。成功申报‘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将成为青秀区最大的文化惠民工程，四镇村民就可以利用这一文化品牌，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原生态龙文化，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等事业跃上新的台阶。”^②因此，作为当前青秀区文化资源的长塘芭蕉香火龙，具有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标杆作用。

二、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动力

文化驱动力，有内在和外在因素。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的动力系统，也存在内因与外因合力的结果。

（一）文化再生产是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的内在驱动力机制

《易·贲》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即人“化”，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文化再生产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生产文化，是人的实践行为对文化的适应和改造有的能动作用。文化再生产包含三方面内容：生存心态、资本和场。由于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生产自身的能力”，^③而文化再生产的资本，则是以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的，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资本在场域内的相互作用，推动文化再生产的运行和转换。生存心态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总是取决于实践的功能”，既具有阶级条件和社会条件在个人心理的内化特征，也具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特点；场域，布迪厄意指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的各个行动者，是“不同位

^①皇甫晓涛著·文化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82

^②张晓博·青秀区喜获“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称号[OL].[2012-11-07] <http://www.gxnews.com.cn/>

^③皇甫晓涛·文化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81

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结构”，^①同一种文化，占据不同位置的文化实践者就是一个不同于他者的场。三者的关系在于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活动由携带着不同资本，揣有不同生存心态的文化主体居于特定的场域所推动和构建的。^②由于三者和文化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产生变量，因此，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将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保护视为一个“场”。在这个场中，包含以下几种文化实践主体力量：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传承主体、地方政府、舞龙队员和社区民众、商业机构等。在该场域内，由于各文化主体所积累的和能掌控的资本不尽相同，生存心态的导向性也有所区别，所采用的文化策略也因实践主体而异，因此，各方力量在该场域中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变化发展走向。作为“非遗”视阈下的芭蕉香火龙，其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实际是在这个传承保护的场域中，各个文化实践主体对资本的掌控程度以及各实践主体的生存心态的相互比较、竞争、推动、作用的过程，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的变迁，即是芭蕉香火龙文化资源在当下的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之一。诚然，当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保护场域中的力量有所变化时，其文化再生产的解释力也会相应改变，芭蕉香火龙文化又会产生另一形式的文化迁移。

（二）技术升级是芭蕉香火龙文化仪式变迁的外在动力

人类历史是制造、使用、改进工具进程的历史。高新技术对社会的发展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文化的动力=能量的消耗量×技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则将文化制度的决定因素分为核心制度和外围制度，核心制度包括了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③技术系统中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进步不可代替的生产力。

技术系统升级在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发展上，表现为：运用创新技术手段，开发、创新传统芭蕉香火龙舞；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网络技术、媒体技术的升级，推动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宣传。而在芭蕉香火龙的文化生境上，现代技术系统的介入则加速了长塘地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改变了其文化的原生形态生存的土壤，但这些技术的支持，也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①宗晓莲·布迪厄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的研究意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03)24

^②谢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再生产[J]湖南社会科学 2011:(05)177

^③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的生态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0

第三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我国的舞龙，以喜庆、欢快、吉祥的象征性和赏心悦目的技艺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它是民间文化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全国各地，凡是传统节庆和重大节日，都会有舞龙的身影。如今，龙文化活动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理解与认识的文化现象之一。长塘芭蕉香火龙作为民族地区的龙文化现象，由于其独特的民族艺术特色和社会价值功能，成为外界研究广西民族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

第一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艺术特色

“龙文化做了我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总之，龙是我国的立国象征”^①北宋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宵》词中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里对民间传统的舞龙盛况进行了生动描述。舞龙活动历经数千年，魅力不减。而今舞龙活动，依然是都市大型节庆活动必不可少的节目。作为南宁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芭蕉香火龙，时常在重要节庆中精彩演出。而其特有的民族艺术特色，正是它受到群众欢迎的原因所在。

一、师公舞融贯舞龙活动，体现了壮族文化的融合

南宁地区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占 57.79%，壮族占总人口的 50.9%。邕宁县是名符其实的壮乡，壮族人口达到 94.59%。今天长塘，原隶属邕宁，全乡 23 村，基本为壮族。芭蕉香火龙，就是诞生在壮乡深处。

壮族民众的生活与“龙”密切相关。《布洛陀诗经》中说道：“三界三王置，四界四王造”，三王指的就是壮族创始祖布洛陀和他的兄弟雷王、蛟龙“图额”，蛟龙掌管水界，是壮族十二部族的图腾之一。在壮族的宗教信仰仪式中，师公、道公在进行法事时，有“安龙”“祭龙”仪式。师公仪式流程也有“立幡”环节，即将坛场或庙前立上龙幡，寓意是龙头，目的是通过龙王禀告上天；壮乡各村落，也有龙山、龙穴之说；节庆活动，更是少不了舞狮舞龙。壮族社会的龙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南宁地区的舞龙活动，有宾阳炮龙、那马龙狮、良庆缸瓦窑香火龙、青秀区芭蕉香火龙等。相比较而言，芭蕉香火龙具有刚柔相济、内涵丰富、文化多元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表现在壮族师公文化贯穿舞龙的全过程。

师公，是壮族师公教的神职人员，均为男性，多由农民兼职，一般都精通壮语，懂得古壮

^①禹建湘·龙的演变及其内涵.[J]娄底师专学报, 1995, (02), 70

字，南宁芭蕉香火龙的师公文化来自师公舞蹈的外在表现。“师公舞”是指穿插在酬神仪式中由师公(巫师)戴面具表演的一种民间祭祀舞蹈。从楚文化脱胎而来，属于楚风舞蹈。^①广西师公舞蹈有：桂北、桂中与桂南三种不同类型，其中，桂中地区师公的宗教思想较为完整，所属师公舞的舞蹈性和民族性较强。南宁芭蕉芭蕉香火龙师公舞即属于桂中地区。

依据笔者现场观察，整体上，芭蕉香火龙舞龙程式具有师公舞的迎神、扮神表演、送神的三段体结构模式。具体而言，香火龙的岳鼓节奏铿锵舒缓。击打节奏为1/4、3/4、4/4、4/4节拍。岳鼓，又叫蜂腰鼓、瓦鼓，是师公舞的象征。《岭外代答》对岳鼓有这样的评述：“最有声腔……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师公舞“舞赖于蜂鼓，以蜂鼓伴舞”的规则套路和丰富多彩的锣鼓点，构成香火龙打击乐艺术功能的又一要素。其次，芭蕉香火龙的舞蹈表演程式，有师公舞的“蹲蹈转胯”动作，在具体舞龙过程中，师公头戴面具，“蹲蹈转胯”、“蹲挡绕肩”、行麒麟步，与真实的安龙、庆庙酬神仪式动作无异；而舞龙队员在传统舞龙的程式上，增加师公舞的基本动律——蹲摆、点弹，整个舞龙过程，相当于在文化空间内，对宗教仪式的情境化再现，女性舞龙者的加入，使得舞龙的节奏，呈现出庄严、神圣、灵动与刚劲的特点。

二、壮族八音的伴奏，增强了舞龙的壮乡风情

壮族八音流传于南宁邕宁区蒲庙镇、那楼镇、新江镇、中和乡、百济乡及周边地区的吹打乐器，八音演奏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音乐。

长塘芭蕉香火龙民间仪式上的表演，由三部分组成：舞龙、吹奏和打击乐。其中，吹奏和打击乐正是具有壮族特色的八音。芭蕉香火龙八音表演中，特点是：吹奏类，以唢呐为主，配合扬琴、马骨胡和秦琴；击打乐以岳鼓、高边锣为主，配以芒锣、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钹，其中，岳鼓和高边锣是师公进行仪式时所必备的乐器。香火龙舞的八音类型，是武场八音，演奏形式为“行奏”。

香火龙表演的八音曲调是壮族八音曲牌，所奏的乐曲按照顺序是《首托曲》、《召将曲》、《三台步曲》三首，所用的击打乐器曲调按照顺序是《密鼓》、《二流》、《首托》、《竹马曲》、《三台步》、《收尾》。每当芭蕉香火龙表演时，音乐节奏欢快，配合舞龙，有烘托热烈气氛作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此外，在已有八音演奏曲调基础上，八音队队员或民间文艺爱好者根据传统八音乐器的特点，吸收，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创制出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乐曲。其中，邕宁区的玉欢明老师为长塘“东兴文艺队”创制的《舞龙青秀》和《接新娘》，就是两首非常适合唢呐演奏的乐谱；黄增况作词，唐济湘作曲的《舞起壮乡香火龙》则是一首以地方特色的嘹啰山歌为原型创制的歌曲。

结合八音音乐，南宁芭蕉香火龙的舞蹈表演形式，展示了南宁壮族地区的民俗风情和

^①金秋·中国区域性少数民族民俗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

文化生活，以及当代壮乡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具有壮乡特色的民族民间文艺活动。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文化价值

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的芭蕉香火龙，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价值，对研究壮族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民间风俗，有重要作用。尽管城镇化和都市文化等外在因素对壮族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冲击，但是，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在流传过程中，仍然凭本色展演，这对于南宁地区文化和壮族的文化贡献，具有积极意义。

一、民族文化活化石

壮民族自古就是农耕民族，农业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化，但族群的记忆和思维，仍代代相传。

壮族民间的龙，由原始思维的蛇、图额（蛟龙）图腾与道教思想相结合，逐渐融合成当今的龙的形象。壮族民间对龙的敬畏和亲近，仍可以从生活各方面获知。流传于壮族地区的《蛇郎传说》、南宁地区的《掘尾巴龙》故事，以及打龙潭、安龙、祭拜龙王庙习俗等都表明龙文化对壮族民间社会影响深远。

长塘芭蕉香火龙，诞生于斯，成长于斯。虽遭遇人为断层破坏，但是在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时，仍然显示其传统的民族思维、民间信仰和民族民间舞蹈，展示了农耕文明中壮族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

从舞龙的舞蹈特点看，芭蕉香火龙步态庄重稳健、灵动轻盈。与城镇舞龙追求的热烈、狂欢相比，芭蕉香火龙具有南方农业乡村社会的舞龙特点，乡村舞龙需要行走在田间地头，易灵巧不易笨重；制作就地取材。芭蕉，是长塘及其乡村重要的经济作物，用芭蕉和竹子扎制香火龙，实用、便捷；从舞香的空间上看，一般从庙宇开始，并伴随祭祀象征性舞蹈，体现壮族民间畏神、敬神的信仰特点；从舞龙的一系列流程看，仪式结构完整，象征寓意明显，有别于狂欢性质的舞龙活动；从香火龙的性质上看，它具有祈雨、祈福功能，是壮族农耕社会对三界中的上界“天”和下界“水”神的敬畏。

因此，以当代视野反观香火龙舞蹈，它是一条通往传统壮族民间社会的知识之路。今天的媒体就认为对芭蕉香火龙与《大酬雷》（古雉戏）并驾齐驱，是南宁民俗文化的又一朵奇葩。

二、民间文化制度的隐性显现

长塘芭蕉香火龙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以师公文化为舞龙核心的民族民间舞蹈。

师公，有学者认为，“和我国北方许多民族的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一样，壮族民间师

教也因其业余性质的神职人员或宗教职业者称为‘师公’而得名。”^①也有学者认为，“师公为壮族道教中的宗教职业者之一，它属道教的范畴。”^②无论如何，师公文化是壮族民间的类原生型宗教信仰文化，对壮族社会和民众有重要作用。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中，师公是显性的文化符号。在舞龙过程中，师公既是演员，又是舞龙队的精神核心，师公们成为沟通天界与龙——龙与人——人与人的桥梁。在壮族社会中，度了戒的师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进行法事活动，平时与常人无异。过去，师公是无所不知的民族“教科书”，是知天文地理、前世未来的神谕者。但在现代社会，壮族乡土社会结构已产生变化，受消费时代影响，师公文化已日渐式微。

与同时代的其他舞龙文化相比，壮族群众舞动香火龙，展示的是南宁地区壮族社会结构中，在农耕文明影响下的师公文化的历史缩影，呈现了农耕时代壮族民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俗。

三、民族艺术瑰宝

“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生而起，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它便是氏族和部落不可或缺的集群活动。”^③

舞龙，诞生于汉代的“像人之戏”的“鱼龙曼延”，少数民族的舞龙，有娱乐健身的目的，但深层次还在于民众对灵物崇拜、生殖崇拜等的信仰，是一项具有综合功能的民间活动。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融汇了传统的舞龙艺术、民族音乐和师公舞蹈等，是不可多得的壮族民间文化的活态艺术。

芭蕉香火龙文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长塘乡，民间熟知师公戏、八音。师公、八音师傅在当地是受到尊敬的，家有红白喜事或者重要的节日，都会邀请师公、八音师傅参与。

芭蕉香火龙文化能展示当代壮族乡民的精神风貌。舞龙形式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代表壮族特色的芭蕉香火龙，更具备壮族文化的展演功能。从舞龙队员的芭蕉服饰、吹奏音乐和师公及其岳鼓，一部生动活泼的壮族生活史跃然而出。香火龙在舞龙过程中，民众能够近距离参与，随时与龙、师公互动。在传统舞龙时间里，每一阶段大概是十五分钟，此时，整条龙表达出吉庆、庄严、灵动、活泼，龙的迂回翻转，上下巡游，表现的是在师公法术下，龙开始腾云驾雾，将要布施降雨，降福于民。因此，在壮族民间，芭蕉香火龙多受邀于礼仪、庆典、期盼人寿康福、风调雨顺、劳作丰收等场景。

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有效载体，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通过对舞龙“意”、“神”、“韵”的展示，体现了壮族人民积极乐观、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营造了一种祥和、安宁、喜庆的氛围。

^①杨树喆·试论壮族师公的师是壮语 sae 的音译[J]. 广西民族研究, 2001: (02) 64

^②黄世杰·壮族师公及其经典研究[J]. 社会与科技信息, 2001: (02) 60

^③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338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社会功能

社会文化功能，指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文化有机体的各个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功能。^①人类社会生活及为其服务的文化，是一个有机系统。^②当今，南宁香火龙作为地区性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社会文化功能，指的是在壮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其在壮民族生活各个文化机能间所发挥的功能效用。

一、芭蕉香火龙仪式情境的祈福功能

芭蕉香火龙仪式的展演，从乡土社会的庙宇、田间搬到了都市大舞台，但无论活动空间如何转换，其蕴含的“祈福”功能都是主要因素。

在乡土环境下，香火龙仪式是用原生态形式进行表演的。而师公、芭蕉龙、八音、土地庙或神庙所构成的文化空间，则使得舞龙的操作者和参与者、参观者处在相同的时空，一起进入“神圣”世界。如在军山庙会上，参加庙会的民众跟随芭蕉香火龙舞龙足迹，名曰“沾龙气，有福气”，并触摸龙头、龙须，抱着小孩钻龙身，通过类似巫术的“相似律”，达到获得福气的目的。

在都市空间里，芭蕉香火龙展演的主题一般是欢乐、祈福，与众多文艺活动一起展示南宁的城市精神风貌。如 2011 年 12 月 31 号，由南宁市宣传部为主办的跨年晚会中，芭蕉香火龙作为跨年作品，将整台以“欢喜迎龙”为主题的晚会推向高潮。

舞龙是一个吉庆、热闹、欢乐和祈福的传统民间活动，南宁芭蕉香火龙以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浓郁的壮乡风情，为当代南宁都市文化生活增加了许多色彩。

二、民间社会心理调适机能

民俗具有调节功能。“民俗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和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得到调节。”^③作为当代南宁壮族的民间文化活动，长塘芭蕉香火龙具有重要的心理调适功能。

（一）娱乐身心

舞龙活动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舞龙时给观众带来吉庆、热烈的场景外，还有舞龙队员由内而外的积极心态和矫健身体所带来的视觉享受。

芭蕉香火龙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舞龙运动，在健身功能上，丝毫不逊色北方刚猛强健的舞龙风格。就龙的重量而言，整条芭蕉香火龙至少也有 90 公斤，要手举平均二、三

^①彭克宏主编·社会科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347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7

^③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30-31

十来斤的龙身，并且需要持续的舞动，确实是对身体素质和耐力的考验。但是，通过舞龙活动，队员们也能增强心肺功能，开拓心胸，增强自我强健意识，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

（二）心灵调适的窗口

“宗教的目的在于处理人生面对的终极关怀问题，比如那些可能会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现实威胁：死亡的悲剧、不公正的遭遇、难以计算的挫折、无法控制的战争……”^①确实，在自然和无法控制的局势下，人需要精神的依托。

芭蕉香火龙文化所蕴含的祈福、平安内涵，对需要精神安慰的人而言，是适当的、必须的。人们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时，通过接触、感受芭蕉香火龙文化，能产生安详、福运、平安的共鸣。其文化的功能，从原生意义的师公酬神、安龙转换到现实生活的祈福，是社会民众的心灵需求，也是芭蕉香火龙文化适应社会各机体的需要。

（三）平衡城乡文化生活

乡土社会和都市生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互不相同的文化系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两个系统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但是，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乡村和都市，从物质丰盛度、精神生活充实度上看，差距仍然存在。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被发掘、发展，是都市社会对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但从提倡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芭蕉香火龙文化的适应性发展是积极的、正确的。通过长期持续的舞龙活动，有助于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走出去”，融入都市精英的“大传统”；同时，都市将芭蕉香火龙文化“请进来”，有利于南宁都市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促进城乡文化的和谐大发展，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三、社区维系功能

“中国舞龙，并非一个人所创作，也不是在一段时间或一个时代里完成的，而是经过一个地区的人们不断创造、逐步完善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偏于感性的、集群的民间艺术”。^②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同样也经历数代人的努力、发展、完善，成为今天群众喜爱的民间舞龙形式。

（一）构建和谐社区环境

舞芭蕉香火龙，需要三组人员：舞龙队员、师公、八音师傅。一般而言，舞龙团体是以村庄为单位，而团体的团员们，身后是一个个善良淳朴的农民家庭。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支持，那些舞龙的姐妹们，是不可能放弃家务、农活出来进行文艺活动的。正是出于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肯定，对舞龙艺术团体的信任，才有南宁各大舞台上精彩的香火龙演出。

2012年末，青秀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予“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称号。荣誉背后，是众多乡村舞龙文艺团体为之付出的努力，而这也是调整社会和家庭、村落和村落之间和谐共生的一条途径。

^①杨庆坤·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

^②唐韶军·中国舞龙的起源与发展[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01):114-115

（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长塘芭蕉香火龙在制作上，因地制宜，采用的是当地常见的芭蕉叶、芭蕉绳、芭蕉心，美观简洁，与当今绿色环保理念一致。实际上，这些壮民的环保理念，是壮族先民对自然崇敬的思维遗存，是对山林树木神灵的尊敬，也是农耕文明下，壮族先民思考自然与人协调发展的智慧结晶。

壮族民间，每村都有自己的“龙山”（神山），山上树木不能任意砍伐，否则会触怒神灵；每寨都有社树（大榕树），树木葱郁，家禽良栖。壮族民间所贯穿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是香火龙文化中原生态特质的表现。

（三）塑造社会个体人格

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本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芭蕉香火龙文化逐渐成为壮乡社会传统节庆的重要习俗，对南宁地区壮乡社会的生产生活产生着积极影响。

芭蕉香火龙舞蹈体现了传统体育的力量与线条美，展示了集体合作与分工协调，参与舞龙者，能在舞龙的韵律中，强健体魄；协助舞龙者，能增强集体意识；观看舞龙者，能领略壮乡传统文化之美。可以说，香火龙文化本身，具有协调人际关系，扩展个人交际视野，展示互助合作美德的作用，对当下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时下，由于芭蕉香火龙文化流传广泛，越来越多的小孩加入舞香火龙的队伍。在楞仲村，就有两条小香火龙，参加的孩子从三岁半到六岁不止。孩子从小接受香火龙文化，有助于孩子成长，有益他们的人格、体魄、能力塑造。用本尼迪克特的话说：“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

四、族群文化传承功能

“哪座春山没鸟叫，哪条流水不生波，有口都该把歌唱，人不唱歌活什么”壮族人民，能歌善舞。南宁地区就是一个歌海之乡，且众多的壮族文艺习俗正在繁荣发展。八音、嘹啰山歌、会鼓、师公戏等与芭蕉香火龙舞蹈一起，共同汇成了绚烂多姿的壮族文化。芭蕉香火龙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表述族群地域文化历史

芭蕉香火龙舞蹈，是汇集壮族优秀民族音乐、传统舞蹈的民族乐舞。芭蕉香火龙通过系统的舞蹈展演方式，表现了邕江流域壮族先民与自然环境生存境况，请龙——酬龙 / 娱龙——谢龙等将壮族先民适应、改造自然的人文历史，展示得淋漓尽致。

舞龙，是没有语言的舞蹈。芭蕉香火龙舞，正是壮族先民将生活文化、历史经历，用舞蹈程式展示，表达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神遗产，也是宝贵的历史财富。

（二）表现传统民族思维模式

马林若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①在马氏看来，文化的每一部分都是作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存在。

以功能论来看待芭蕉香火龙文化，它是壮族民众出于对自然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产生的对神灵——龙的期待，有感而发的含有原始宗教信仰的舞蹈。芭蕉香火龙舞蹈风格稳健、安详、庄重、欢乐，体现了壮族文化对自然的尊重，表达了“天人和谐”的思维，对当下改变都市流行文化的浮躁、空虚，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三）促进民族情感、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在传统中华文化中，龙被尊为四灵之首。壮族的龙也是创世始祖布洛陀的兄弟，龙文化遍及华人世界。传统的舞龙民俗，是全民共享的文化狂欢，其营造出的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维系社会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与壮族人民的集体创造力、生存环境的适应力、传统思维模式息息相关，它将壮族传统的民间信仰行为方式，融入中华传统舞龙中，为中华龙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同时，壮乡舞起芭蕉香火龙，能够展示壮族群众积极奋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将香火龙引介、传播到壮族以外的地区，向不同地区的人们展示芭蕉香火龙舞蹈及其文化魅力，有助于民族文化大团结，增进民族情谊；参与舞龙和欣赏舞龙的民众，在其过程中，能够感受民族文化向心力，促进民族情感，认可民族文化价值，激发民族自豪感，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①马林诺斯基 著，费孝通 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5

第四章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的产业保护与开发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是南宁长塘镇民众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自然环境创发而来，其在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与芭蕉香火龙文化传承主体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应认识到，这种社会基础更多的是根植于传统的农业文明，一旦农业文明在现在工业社会下被城市文明所取代，其传承发展的根基就会出现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持芭蕉香火龙文化在其传承主体中的影响力，继续为流传区域内的民众的生存生活服务，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豪感，自觉去传承发展香火龙文化，是直接关系到芭蕉香火龙文化存亡的严肃命题。显然，南宁青秀区的文化精英与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近几年，经过包装与宣传，加之当地民众的参与热情，芭蕉香火龙文化风光无限，在诸多赛事中摘金夺银，成了各类场合的常客，201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予南宁青秀区“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称号，芭蕉香火龙舞出了“文化之乡”，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文化的繁荣需要产业的支持，通过对芭蕉香火龙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深入挖掘，运用现代文化产业的视角进行适当的产业化开发，对其传承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南宁芭蕉香火龙文化在现代社会散发更大魅力、更加繁荣昌盛的关键点。

第一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面临的保护与产业问题

当前，在学界及文化精英的积极呼吁下，政府的主导下，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举国掀起了一波非遗保护热潮。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但现实境遇是，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另一方面，每天都有大量弥足珍贵的非遗项目从地球上消逝。让人不免深感尴尬。究其原因，我们可发现，当下的这波非遗保护热潮往往脱离了非遗相关传承主体，是被动式、外延式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获得持续、健康的传承与发展，其传承主体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传承主体的积极参与和自觉传承，无论外界如何呼吁与推动，都是难以为继的。

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或是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现代工业社会后，这种利益关系就变得松散，脱节甚至冲突。存在是因为价值，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传承主体中失去了继续传承的价值和必要性，相关传承主体的态度自然会变得漠然，甚至拒绝传承，出现人亡艺失的后果。故而，重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重新建立起其与传承主体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是非遗项目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而传统文化产业的开发，无疑为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辟了一条新的阳光大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活态文化，既有历史积淀下的特定“文化基因”，也反映现代生活的动态发展和变革，与文物只能躺在博物馆进行保护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表征，那么对它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所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就要从其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存在形态出发，对其的价值性的认识更是不应脱离现实生活的需要及传统文化产业开发的考察。但在这种文化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具体可分为三大派：

一是保守反对派，该派强调非遗保护应进行原生态保护，注重内涵，当前很多地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把保护工作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采取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方法来制定对策，是非常可怕的，它更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初衷越行越远，“不仅难以‘复兴’正在解崩中的文化样式，反倒只能加速其死亡的速度。在以保护之名进行产业开发的热潮下，更多的行为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和聚拢，其精神内涵却出现不同程度的丧失。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晓真研究员就认为，我们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做的挽留和保护行为根本无法与经济大潮下的社会进程相对抗，我们所能做的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精神遗产的薪火不断，而非在文化产业运作中使自己的行为变得南辕北辙。

二是积极促进派，该派极力主张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将其推向市场进行产业化开发利用。他们认为，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向文化产业的方向进行转化，其一旦形成品牌效应，不仅能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传承主体带来实际利益，唤起其文化自信和自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南宁的歌圩文化，在经过南宁国际民歌节和武鸣三月三歌圩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节庆品牌的包装开发后，不仅促进了为当地带来了十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也将广西的歌圩文化发扬光大，成为一项富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既促进了自身的传承发展，也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重新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三是折中派，该派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应把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因素融入其中，如此才是真正的传承发展。

实际上，“保护传统知识并非仅仅为了使某些可能已经过时的知识不致消灭，更不是为阻止现代社会的人们利用那些有价值的传统知识；恰恰相反，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积极地利用。一方面，在全人类共同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与传统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积极挖掘传统知识的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特有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服务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①笔者认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不能因噎废食，应根据非遗项目的具体特点，将其分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应加大保护的投入力度，将其作为文化事业，通过扶持促进其传承发展。而对于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适当将其推向市场，通过特殊文化产业的

^①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547

运作模式激发其活力，以促进传承发展。在这当中，我们应对这些可通过文化产业支撑自身的繁荣昌盛的非遗项目为适应现代人审美而所做的适当改良持宽容态度。以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例，它为传扬广西的民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有不少人尖锐地对其所倡导的民歌新唱的做法提出批评。时代在进步，大家的精神追求也在进步，要传承首先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先喜欢。其实我们不能老是以旧的眼光来看待包括民歌在内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宁国际民歌节，南宁作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的美誉如何实至名归？广西的民歌文化也不可能影响这么大。民歌节十四年来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大地飞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壮乡美》、《山歌年年唱春光》、《山歌牵出月亮来》、《夜了天》等等，这些作品都与民歌文化息息相关，大大扩大了民歌的影响力。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作为当地民众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独具民族色彩的民间舞蹈项目，属于中华舞龙文化的一种。舞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一项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自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诞生以来，一直以其自发性、娱乐性、随意性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并伴随华人迁移的足迹而传播至世界各地，长盛不衰，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西方人更是把舞龙文化看作是集中国历史、文化和体育于一体的舞蹈或是运动。但也应认识到，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高压力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舞龙等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运动）似乎正在渐渐失去依凭空间和发展活力。它往往只能作为当代节庆活动所残存的调节节日氛围的传统文化点缀而被我们所观赏，相关的文化传承，已然显现后继乏力之势。

包括芭蕉香火龙在内的舞龙文化更多的是民众自娱自乐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参与性，而且舞龙作为我国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从制龙到舞龙，中间涵括许多工艺环节，这些传统技艺是完全可以进行产业化化开发的。这种开发非但不会损害其文化内涵，反倒能够激发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增强其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自觉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故而，南宁芭蕉香火龙是一种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通过文化产业的开发挖掘其社会经济价值，以产业化这一“化”的过程推动自身的保护从封闭状态转向关注社会需求，成为面向外界、与社会大环境生息相通的开放系统的一种保护模式，实现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保护由单纯地依靠政府扶持的消费型、封闭型、福利型模式变为生产型、开放型、效益型模式，使芭蕉香火龙文化真正成为关注社会需求、具备较高投资价值，能够为传承主体带来实际利益的一项社会公共事业。

第二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是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组成

文化产业作为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少、发展潜力大、附加价值高的“新兴第三产业”，是我国在新时期着力发展的新型产业之一，其在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是最为重视差异性和原创性的一个特殊产业，差异性和原创性是构成文化产品价值的根本，而差异性和原创性又恰恰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它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唯一性、

不可再生性及不可替代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性使其具有了商业价值的增值性，成为最能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可谓是最具开发潜力的一种优质文化资本。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加快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把它培育成民族地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能够促进民族地区早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南宁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强建设民族文化强市，这无疑给南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

南宁市作为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首府城市，仅世居民族就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 12 个，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南宁市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50%。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它们既丰富，又独具特色。有邕剧、壮族三声部民歌、师公戏、八音、嘹啰山歌等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有“三月三”壮族歌圩、宾阳炮龙节、隆安农具节、横县伏波庙会、上林壮族酒灯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还有抢花炮、斗竹马、香火球等民族体育活动；还有香火龙舞、茅山舞、春牛舞等民族舞蹈，枚不胜数。这些民族文化承载着南宁的文化记忆，是普通民众创造、共享与传承的生活习俗与精神生活，是南宁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宁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最宝贵的文化资源。

当前，南宁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南宁民族文化工作者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普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打造出了一批民族文化精品力作，如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一经推出就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佳剧目之一。从 2008 年开始，南宁将城市现有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举办的模式与效应影响下，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南宁本土民族文化内涵且现代气息浓郁的“月月旅游节”节庆活动，如武鸣三月三壮族歌圩文化旅游节，宾阳炮龙节、良庆香火龙文化旅游节等，众多的民族文化都处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复兴中。芭蕉香火龙文化在南宁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处于大放光彩的阶段。2009 年 10 月，青秀区壮族芭蕉香火龙表演方队在南宁“两会一节”大巡游中荣获一等奖；2011 年初，壮族芭蕉香火龙舞正式进入广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 年 6 月，青秀区长塘镇定西楞仲屯的壮族芭蕉香火龙舞龙队代表广西参加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舞龙大赛，一举摘得金奖。此后，壮族芭蕉香火龙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频繁亮相表演，每次亮相都能获得很高的评价。2012 年 11 月，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审组评估，正式授予青秀区区“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称号，芭蕉香火龙舞出了“文化之乡”，其魅力与活力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青秀区长塘、伶俐、南阳、刘圩 4 个乡镇共有芭蕉香火龙等各种民间文艺展演队 130 多个，几乎遍及各村屯，仅在长塘镇就有 3 支民间文艺队共百余人会舞芭蕉香火

龙舞，其中 3 至 6 岁的幼儿表演者十余人。”^①

应认识到，南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整体发展现状并不乐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首先，与发达地区相比，南宁的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中等阶段，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基础条件和基础设施还较为薄弱，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尚在艰难起步阶段。

其次，就目前而言，南宁的民族文化产业更多的只是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的简单包装与加工，开发手段比较简单，甚至流于表面，呈现给世人的文化产品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本土民族文化的精髓，创造出来的经济效益有限，而且由于大量简单且重复的开发，致使部分民族文化资源遭到破坏，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初衷。

再者，南宁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时往往片面追求量的扩张而忽略了全局发展，在如何有效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略显盲目，民族文化产业层次不高，系统性不强，结构不合理，产业效益不明显。

芭蕉香火龙文化作为南宁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产业链，它的社会效益仍旧十分有限，开发层次尚处于较低的阶段，这种开发层次甚至比不上南宁的其他非遗项目。如与同样作为富有南宁本土民族地域特色的宾阳炮龙节相比，芭蕉香火龙所带来的效益显然要逊色得多。据初步统计，2013 年宾阳炮龙节期间，游客达 57.5 万人，旅游消费收入 1.45 亿元，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 31.0608 亿元。再看南宁地区外的重庆铜梁龙，铜梁共有 20 多支舞龙队，400 多位舞龙队员，依靠在全国各地的舞龙演出，早在 2010 年，铜梁仅靠舞龙演出的收入就超过了 2500 万元，人均可得 6 万多元的收入，目前，铜梁的龙文化演出公司多达 12 家，专门的龙灯制作厂也有 6 个，龙灯系列产品有数十种，年销售收入超过 600 万。

南宁民族文化产业所处的初级发展的阶段特征，为芭蕉香火龙文化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抢占发展先机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如何优化芭蕉香火龙的产业结构，将其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转化为其拓展传承的载体形式、宣传途径、传播空间、与规模化发展的优势，直接关系到芭蕉香火龙的产业化道路能否获得成功，关系着芭蕉香火龙在南宁民族文化产业中所处的位置，更关系到芭蕉香火龙能真正地借助市场这一推广某种东西的最有力的载体，实现自身的辉煌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一个摆在当地政府及芭蕉香火龙文化传承主体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解放思想观念，以开放的视角引导芭蕉香火龙的产业化道路。

^①覃世默. 青秀区喜获“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称号 中国日报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10-26/content_7343988.html

第三节 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思路

为使南宁长塘芭蕉香火龙能够在市场浪潮中通过产业化开发创造更大的价值，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青秀区有关各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现代审美融入芭蕉香火龙文化当中，着力打造芭蕉香火龙文化品牌，通过品牌效应促进大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财政倾斜，保驾护航。青秀区政府加大了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积极扶持传承主体在重大节庆、传统节日中举行展演活动，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芭蕉香火龙文化。据统计，青秀区的文化经费投入逐年增长，2006-2010年累计投入2636万元，2011年投入1488万元。为申报创建“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青秀区还拨出专款用于申报建设，以保证申报活动的顺利开展。正是有强大的财政支持，青秀区才能够在2012年成功获得“中国芭蕉香火龙文化之乡”的称号，为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奠定了扎实的品牌基础。

第二，通力协作，形成合力。青秀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如文体局对芭蕉香火龙舞的文化内涵及表演形式努力进行挖掘与提升，积极将其申报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旅游局通过组织相关的乡村游活动来推介宣传芭蕉香火龙文化，招商局为举办各种节庆活动做了许多招商引资工作，丰富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展演平台，教育局则为芭蕉香火龙文化进校园作出精心安排，积极创建校园传承基地等，为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尊重传统，创新提升。为使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开发能够不偏离其本真面貌，又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青秀区请来许多相关方面的民俗专家进开展芭蕉香火龙文化的挖掘与策划提升工作，这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芭蕉香火龙的杰出传承主体或是本土民俗专家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长塘本土民俗专家蔡祖光、谭正响等人努力从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祭文和颂词中寻找相关依据，从师公“安龙”、“祭龙”等民俗仪式上挖掘素材，亲自为芭蕉香火龙制图施工，撰写概况及音乐等资料，并组织音乐舞蹈的编导、排练，使芭蕉香火龙在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新风貌。当然，除本土传承精英，相关文化的熟悉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广西民协副主席、南宁市民协主席郑天雄自2010年起就开始对芭蕉香火龙舞开展了相关的创意策划、艺术结构包装等工作，舞蹈编导家陈生乐则从专业的角度对芭蕉香火龙舞进行重新编排，并经多次修改，很大程度上提升芭蕉香火龙舞的艺术品位，使芭蕉香火龙舞从单纯的巡游模式转变为具备完整的民俗程序、有舞台套路的表演模式，使其表演艺术得到升华，增加了感染力，让芭蕉香火龙舞能够更易为外界所接受乃至喜爱。

第四，宣传推介，扩大声势。为扩大芭蕉香火龙的社会知名度，树立起品牌，青秀区政府将创建“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项目纳入城区的总体发展规划之中，并在各中相关会议上进行宣传，使其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在各级主流媒体及互联网等

宣传媒介中全面宣传芭蕉香火龙文化，如 2011 年，长塘镇楞仲屯壮族芭蕉香火龙表演队在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舞龙大赛一举摘得金奖后，《南宁晚报》、《南国早报》、南宁电视台、广西电视台等媒体都作了连篇报道，而央视七频道《乡土》栏目还深入长塘镇楞仲屯进行了专访，该节目一经播放，就将芭蕉香火龙文化传播到了全国，使其知名度空前提高。

第五，资源整合，开辟产业链。为推动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近年来，青秀区积极整合相关的资源，着力开辟相关的文化产业链，如开发壮族斗竹马、二月二龙抬头节、四月八军山庙会、抢花炮耕牛节等民间节庆文化活动，并连续 4 年举办长塘甜瓜节等现代节庆，将芭蕉香火龙表演作为节庆的重要组成内容，以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空间。目前青秀区有关方面已对芭蕉龙头、龙身、龙尾、龙衣竹编、草编、芒编等相关民间制作工艺初步开发，相关产品已初步设计出来，一条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链呼之欲出。

通过青秀区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努力，芭蕉香火龙文化已初步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但诚如笔者在前文所言，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仍处于较低的层次。由于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的总体战略不够清晰、产业布局相对混乱、产业创意力量较为薄弱分散等因素，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其产业发展力度都稍显微弱。故而，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需要借鉴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经验，从横向上和纵向上同时发力。

在横向上，芭蕉香火龙要加速、充分地整合青秀区乃至整个南宁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突出壮民族特色，优先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通过文化项目之间的联动，扩大声势与影响力，构成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主的文化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宾阳炮龙节经验可成为芭蕉香火龙学习的范例。自 2007 年政府介入举办宾阳炮龙节后，宾阳炮龙节通过整合全县特色资源，挖掘和展示乡镇的特色文化，将各乡镇特色活动融入炮龙节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 2013 年的炮龙节为例，宾阳除在县城设立主会场外，还分别在黎塘、露圩、邹圩、古辣等乡镇设立分会场，推介乡镇的传统民俗文化精品。除原有的大型炮龙文艺晚会、舞炮龙活动、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和文艺游行、庙会等 10 个保留项目，“还新增加了武术擂台赛、南宁（宾阳）一台南（台湾盐水）双炮交流活动、宾阳（黎塘）狮王争霸赛、宾阳（露圩）首届壮乡山歌擂台赛、宾阳（露圩）壮乡武术表演等 5 个项目。”^①在如此众多资源的整合下，2013 年宾阳炮龙节期间，游客达 57.5 万人，旅游消费收入 1.45 亿元，其社会效益可见一斑。因而，青秀区相关部门可考虑通过民族文化资源的全面整合，利用“中国芭蕉香火龙之乡”的美誉开发“青秀区芭蕉香火龙文化旅游节”或是“中国芭蕉香火龙文化旅游节”，以形成更大的品牌效应，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在纵向上，就目前而言，芭蕉香火龙并没有形成一条以“芭蕉龙”为核心的产业链条，

^①台南蜂炮 宾阳炮龙“双炮”炸响“东方狂欢节”新华网广西频道
http://www.gx.xinhuanet.com/2013-02/04/c_114600455.htm

尚处于“小、散、乱”的粗放发展状态之中。如果说，芭蕉香火龙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下，发展到今天还只是节日的消遣，那将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芭蕉香火龙必须加强纵向资源的挖掘，从整合资源、市场推广、产业研讨等方面进行相关的文化提炼、形象定位和产品开发，借此打造开发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这方面而言，重庆铜梁龙的经验可资芭蕉香火龙借鉴。重庆铜梁龙可算是中国龙文化产业的一面旗帜，每年光是舞龙表演的收入就超过 6000 万，其还形成了一条十分完整的龙文化产业链。为了让铜梁龙能够更符合现代人的情趣以吸引市场，铜梁有关方面对龙灯制品的彩扎方式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引进“动漫”等新兴文化业形态，注重精品，开发出了龙女等有龙特征的小纪念品。除传统的舞龙表演和炸龙灯等产业外，在铜梁，龙舞教练、龙舞策划、龙舞编导以及龙舞经纪人等龙文化产业也都已发展起来。为延伸铜梁龙文化产业链条，铜梁人还利用龙文化品牌，打造了中华第一龙温泉旅游度假村，搞起了龙文化旅游，除此之外，利用龙文化品牌，进行农副产品加工开发更是铜梁经济的新亮点。铜梁龙米业、铜梁龙挂面等以龙为品牌的农副加工产品，已成为重庆农副产品行业的品牌。基于重庆铜梁龙的经验，青秀区应更充分地利用“芭蕉香火龙文化”这一品牌，利用地理标志保护和商标注册制度，将“青秀区芭蕉香火龙”注册为商标，整合辖区内的舞龙队建立芭蕉香火龙演出公司，设立芭蕉香火龙工艺品开发的专门机构，以开发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工艺纪念品。同时还可利用芭蕉香火龙文化品牌开发出一些相关的产业，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拉长。

当然，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对芭蕉香火龙进行产业化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宝贵的传统民族文化，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或是刻意迎合市场需求而对其核心内涵造成伤害。为此，在芭蕉香火龙产业化的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芭蕉香火龙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并不完全等同于芭蕉香火龙的市场化。因为一旦完全市场化，就意味着芭蕉香火龙可能会完全沦为相关企业或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可能导致芭蕉香火龙失去其存在的本真性，使其在“市场失灵”中彻底消失。实际上，目前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忧虑与不满。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必须谨防过度市场化，如此方能达到以开发促进保护的初衷。为此，必须建立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并让所有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中来，对开发过程中所有可能影响或改变芭蕉香火龙文化价值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估和监测，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规范机制来约束可能出现的过度开发的行为。

其次，芭蕉香火龙保护的产业化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保护责任。芭蕉香火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品具有公益性，这就决定了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发展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而需经政府财政再分配的途径获得。政府应深刻认识到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的战略地位，视芭蕉香火龙保护为投入有限但产出巨大的产业，主动承担起推进非芭蕉

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进程，为芭蕉香火龙保护的产业化付费，避免出现一方面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的产业化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一方面还得期待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局面。

再次，芭蕉香火龙文化产业化后的利润分配必须保证其自身保护传承发展的需要。芭蕉香火龙文化资源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因而在进行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时，应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资金规划体系和结构化的收入分配体系，从而在调动资金积极投入的同时能够保证芭蕉香火龙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只有这样芭蕉香火龙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并继续作为文化基石，支持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总之，就保护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原生态而言，以文化产业化的途径来促进保护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原生态保护是否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本身就值得商榷。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产业化运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自然不失为一条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当芭蕉香火龙文化为其传承主体带来经济效益时，就有利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来，实现芭蕉香火龙的不断传承与发展。

结语

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是今天流传在南宁青秀区长塘镇及周边的壮族民间活态文化，作为艺术文化，芭蕉香火龙是综合了传统民间舞龙、壮族民间舞蹈、壮族八音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乐舞，具有可观赏、可参与、可研究与可创新特点；作为民族文化，芭蕉香火龙是集壮族地区历史、生产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及民间舞蹈的综合性文化，对研究长塘及其周边、南宁地区的壮族社会风俗、文化变迁、民族文化融合，具有范式意义。

本文对芭蕉香火龙文化的研究，立足点有三：一是在乡土文化背景下，芭蕉香火龙文化自身的发展及其流变；二是在都市语境里，具有乡土特质的芭蕉香火龙文化如何调适，以适应城镇化进程，表达乡土民族文化的话语权；三是在文化产业浪潮中，芭蕉香火龙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关系。

在前人基础上，本文开拓思路，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宗教学方法，对芭蕉香火龙文化进行多方位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法、资料分析法、文献查阅等方法，梳理芭蕉香火龙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流程。通过持续关注相关媒体对香火龙文化报道及田野考察，笔者意识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正在民族文化产业进程中，以推成出新方式，不断自我变革与创新，适应当下消费时代消费者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热衷与追求，而另一方面，接过香火龙文化衣钵的传承者，正沿袭本族群历史发展的足迹，继续前进。这对矛盾的共合体，也同样是当下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问题。

当下流行的研究芭蕉香火龙的文化视角，大多从民族舞蹈艺术出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多元文化和平共存是时代主题。长塘芭蕉香火龙文化已经成功申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发展香火龙文化，本文尝试提出“财政倾斜，保驾护航”“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尊重传统，创新提升”、“宣传推介，扩大声势”、“资源整合，开辟产业链”五项方针作为芭蕉香火龙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模式框架，通过文化产业化方式，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声震,农冠品等.布洛陀经诗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2]廖明君.壮族自然崇拜文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 [3]范宏贵.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5]蓝凡.中华舞蹈志.广西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6]南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南宁市群众艺术馆.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2006-2010)[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
- [7]彭兆荣.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金秋.中国区域性少数民族民俗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9]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10]彭克宏.社会科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 [11]杨庆坤.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国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2]马林诺斯基,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13]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 [14]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 [15]宋吕华,陈克进.中国民族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2001.
- [16]覃振锋.广西文化产业发展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
- [17]黄桂秋.广西麽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18]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9]威尔弗雷德·坎特维尔·史密斯,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0]祖父江孝男,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文化人类学词典[Z].青岛:青岛出版社,1989.
- [21]王霄冰.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1]过伟.中国少数民族龙文化论[J].民族研究,2000,02,70.
- [2]彭文斌,郭建勋.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学派述论[J].民族学刊,2010,02.
- [3]禹建湘.龙的演变及其内涵[J].娄底师专学报,1995,02.
- [4]莫幼政.略论师公教经书的价值——以广西马山县白山镇新汉村国兴屯师公教经书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0,02.

- [5]唐韶军. 中国舞龙的起源与发展[J].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1.
- [6]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J]. 文化研究, 2006, 11.
- [7]高小康.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J]. 人文杂志, 2010, 05.
- [8]张国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模式研究[J].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9, 06.
- [9]卢克刚. 广西少数民族“八音”考[J].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2005, 19.
- [10]杨树喆. 试论壮族师公的师是壮语 sae 的音译[J]. 广西民族研究, 2001, 02.
- [11]黄世杰. 壮族师公及其经典研究[J]. 社科与经济信息, 2001, 02.
- [12]于欣, 金涛. 楚越文化交融的产物——壮族师公舞试探[J], 民族艺术, 1988, 01.

附录

附录一：师公经文《请水牒》

请水牒

礼极神坛院行洞龙王牒

今据

大清国广西南宁府宣化县厂△村地居奉

师泰真受戒新法弟子△△等即

日谨 诚心日月干

圣造尚冀新法弟子△△生居下土添在人伦感
 乾坤盖载之恩赖日月照临之德言念新法？
 子△凭父母以生成恤相蒙师门光显施主亨通
 凡有祭赛师扶持随身拥护兹逢是岁际
 遇金华利案正宜泰真受戒取向今月△日开
 启安坛请 圣盟时刻起立梅山五品云台盟
 天受戒回坛启师召将拨下分法传度
 师圣给符告下

水府持药丹林大帝 水府五方五灵童子
 五方五位潭洞五海龙王
 广开方便之门乞赐五方香灯水归梅？
 坛场解秽右祈时不周宜具牒
 右谨具牒上奉
 ？？同鉴保金谨牒

附录二：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师公班参与芭蕉香火龙活动情况：

姓名	年龄	师公传承辈分	民族	居住地	参与芭蕉香火龙情况
李新荫	82	第四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打僚
韦宽稠	80	第四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	师公面具、师服的收藏
李振爵	75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打岳鼓
韦兆雷	76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	
韦兆飞	58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打岳鼓
韦振叶	43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

韦振任	50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
韦文熟	43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跳师公舞
李旺相	33	第六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打鼓
李新恒	48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李加总	48	第五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潘作敏	40	第六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	
潘建五	48	第六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	
李兴旭	35	第六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李加弟	35	第六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韦振解	27	第七代	壮族	长塘镇坛尧 村坛尧坡	

附录三：田野调查相关图片信息：



图1 “青龙江农民艺术团”表演芭蕉火龙盘龙造型



图2 军山庙会 八音师傅



图3 军山庙会 师公师服和师冠



图4 军山庙会 师公表演师公舞



图5 长塘镇玉虚宫北帝庙



图6 师公李师傅和他的经书



图7 天窝村村民家中祭台 内含已安好的中央龙位

硕士阶段已发表的论文

- [1]李柳赞、麦益姣. 花山文化遗产申遗与花山文化的深层次保护[C]. 花山申遗论坛.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2]许燕滨、李柳赞.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调适与开发研究——以湘西吕洞山区“挑葱会”为例[J]. 神州民俗, 2009 (10)
- [3]李柳赞、许燕滨. 都市语境中的南宁民俗节庆文化研究[J]. 剑南文学, 2012 年 (04)
- [4]李柳赞、许燕滨. 试论南宁民俗文化节庆中的民俗主义问题——以香火龙民俗文化旅游节为例[J]. 文学界, 2012 年 (06)

致谢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随着研究论文的交付，我的学生生涯也将结束。回顾研究生求学生涯，思绪万千。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短暂、忙碌而充实，有收获也有遗憾。还在琢磨研究生迎新晚会时黄桂秋教授唱的壮族民歌意思时，不想现在已是回首往事了，研究生生涯，是如此美好，仿佛未曾离开。学会思考和沉淀，是这段学生生涯的重要收获。

首先感激恩师何颖教授，不弃学生愚笨，谆谆教诲，从何老师身上，学到做人做事道理，学会用开拓的视界去思考问题，让我受益匪浅；感谢王光荣教授，王老师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对学生关爱有加；感谢黄桂秋教授，黄老师治学严谨，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老师；感谢刘亚虎教授，感谢您在酷热的天气，仍尽职尽责给学生带来精彩的课程；感谢黄志强教授，黄老师在学科上注重宏观和细节的把握，让抽象的社会经济学变得活泼起来；感谢民俗学专业的每一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和无私教导，感谢你们！

在论文写作阶段，进行调研采访时候，得到了许多来自芭蕉香火龙家乡乡亲们热心帮助，李金秀老师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舞芭蕉香火龙的动作，蔡光祖先生热心给我讲述芭蕉香火龙的创制过程，还有道公蔡师傅和师公李师傅给我讲解师公文化的知识，正是他们无私的帮助，让我在论文焦灼写作时能茅塞顿开，非常的感谢帮助过我的父老乡亲们！

感谢我的同窗：叶耀华、许燕滨、唐娟、黄伟晶、麦益姣、高艳丽，正是有了你们，我的学生生活才能充满了欢声笑语；感谢我可爱的师弟师妹：黄春晓、宋旖旎、张亚楠、王龔、王峰、黄鑫伟，感谢你们为我提供无私的帮助。最后，要真诚感谢我的家人，正是家人的默默支持和付出，我才能在学习道路上，坚定前进。感谢你们！

李柳赞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德才并育 知行合一

